哲学家，请回答！

小孩子的哲学大问题

我什么时候会成为大人？

科学可以令我们了解一切吗？

为什么活着？

什么是不好的事？

过去去了哪里？

必须要有朋友吗？

幸福是什么？

心在哪里？

必须要学习吗？

23位哲学教授

22个哲学问题

简单直白 直指人生

[日]野矢茂树 等○著

傅玉娟○译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哲学家，请回答！：小孩子的哲学大问题

作者:[日]野矢茂树 等

译者:傅玉娟

ISBN:9787508688602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只有正确了解真、善、美，

灵魂才能变得出色。

——苏格拉底

序言

我们中的很多人总是被逼着不断前进，而哲学会让我们停下脚步。

比如，人们在种菜、写书、驾驶推土机、出售商品的时候，会考虑如何避开拥堵，按约定时间到达客户的公司，但是却不会问“人为什么要工作”；人们会思考怎样才能提高销售额，但是却不会去思索“工作究竟是什么”。因为如果去思考这些问题，就有可能会赶不上约定的时间，原本好卖的东西也会变得卖不出去。越是工作顺心的人就越是不会去思考这些“多余的事情”吧。

但是，哲学问题会让提问者暂停脚步。一个正在思考“工作是什么”的人会不想去做任何其他事情。在那些被“不断前进”的压力束缚着的人看来，这些人就像是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看着蚂蚁搬家的孩子吧。哲学问题只属于那些不受“不断前进”咒语管制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孩子才会思考哲学问题。

但是同时，孩子又不会思考哲学问题。只是一味地想“为什么要工作”并不能算是思考哲学问题，仅仅把“为什么要工作”挂在嘴边的行为也根本算不上提出哲学问题，那很可能只是类似叹息之类的东西。

哲学问题，不仅是没有明确答案的，而且连同问题本身的含义也有可能是不确定的。发问者必须在探寻问题的答案的同时，思考自己所提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提出哲学问题，需要独特的技术和能力，这对于孩子来说还太难。

此外，哲学还必须是“轻松”的。没有工作过的人对劳动没有确切的概念，但是过于埋头苦干的人也无法客观地看待劳动。从未工作和埋头

工作，如果身处这两种状态中的任意一种而不能走出来的话，那么就无法将“工作”这件事作为一个思考对象客观对待。哲学不仅要求从实践参加者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行为，也要求从未参加实践者的视角来进行思考；不能局限于自己目前的视角，而是能够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事物。而孩子还不拥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孩子们还不会思考哲学问题。

只有孩子才能思考哲学问题，但是孩子又不会思考哲学问题。在这样的矛盾中，哲学家出现了。他们既不是大人，也不是孩子。

他们是哲学家。

这本书采取的是孩子向哲学家发问的形式。老实说，提出这些问题的其实都是我——如果允许我带着一点点害羞和一点点自负来说的话，是作为哲学家的我，而且我并不是真的变成小孩子，来想一些孩子才会提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这本书的副书名叫作“小孩子的哲学大问题”呢？

事实上，我自己作为一名微不足道的研究者，在哲学研究领域深受各种规则的束缚，被“不断前进”的压力追赶着，一定要出多少多少成果（坦率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会有丢面子、不知所措的感觉）。正因如此，我才想要从这种压力中解放出来，站在小孩子的角度，以一种毫无防备的野性的姿态来提出哲学问题。

老实说，在做本书的策划时，我对很多哲学家都抱有偏见。他们遵从研究者的规则，作为一名优秀的研究者已经获得了成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我提出的这些过分朴素却又直指根本的问题会不会感到无从下手呢？事实上，要写出有影响力的论文，最好不要直接回答这样朴素的——孩子气的——问题。适合写论文的是那些更容易得出结论的问题，是那些被专业细分的、被明确公式化的问题。所以，我对这些哲学家多少抱着一点想要故意为难为难他们的心理，想借孩子之口来让这些作为大人的哲学家头疼一下。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但是我的这种打算意

外地落空了。

确实，突然接到这样不带一丝掩饰的直指根本的问题，哲学家是会感到头疼。但是，没有一个哲学家因此逃避或者糊弄，甚至还有人非常开心能够回答这样近乎野蛮的提问。我不由得心花怒放。同时，哲学家的回答虽然采取的是面向孩子的口吻，但是回答的水平并没有丝毫下降。当然，因为篇幅的限制，所以哲学家无法进行充分的讨论，但是也因此，他们都将核心提取出来展现给了大家。所以虽然读来很轻松，但是里面的内容都是值得反复阅读的。有的回答有极其新颖的切入点，而有的回答会让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我所提的问题。根据你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人生以及你目前所处的状态，这些回答将带给你不同的意义。

希望孩子们能够阅读这本书。但是，如果想真正读懂这本书，希望读者有空的时候就能拿起来读一读，即使是成人之后。对于已经不再是孩子的诸位也是如此。

远离“不断前进”这一魔咒带来的压力，进入哲学开辟的世界，大家会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喊：“啊，请停下脚步吧！”

你可能想知道的哲学家团队

主编

野矢茂树（**NOYA SHIGEKI**）

1954年出生于东京。毕业于府中市第六小学、府中市第五中学、东京学艺大学附属高等中学、东京大学，目前为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主要著作有《哲学之谜》《就像刚开始思考时那样》等。

作者（按姓氏五十音图顺序）

雨宫民雄（**AMAMIYA TAMIO**）

1946年出生于山梨县。毕业于八王子市第四小学、八王子市第五中学、东京都立立川高等学校、东京大学，目前为东京海洋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场所》、论文《日语的哲学序言》、译著《事实·虚构·预言》等。

伊势田哲治（**ISEDA TETSUJI**）

1968年出生于福冈县。毕业于福冈市立和白小学、福冈市立和白中学、福冈县立福冈高等学校、京都大学，目前为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哲学思考的训练》《疑似科学与科学的哲学》等。

一之濑正树（ICHINOSE MASAKI）

1957年出生于茨城县。毕业于土浦市立土浦小学、土浦市立土浦第一中学、茨城县立土浦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目前为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主要著作有《概率与暧昧性的哲学》《死亡的所有——直面死刑・杀人・动物利用的哲学》等。

入不二基义（IRIHUJI MOTOYOSHI）

出生于1958年11月11日。毕业于川崎市立幸町小学、川崎市立南河原中学、川崎市立湘南高等学校、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科，目前任青山学院大学教授、大学摔跤部副部长。主要著作有《脚底有没有影子？——哲学随想》《相对主义的极限》等。

大庭健（OOBA TAKESHI）

1946年出生于埼玉县。毕业于埼玉大学附属小学及附属中学、埼玉县立浦和高等学校、东京大学，目前为专修大学文学部教授。主要著作有《善与恶》《我为什么是我》《现在，工作这件事》等。

柏端达也（KASHIWABATA TATSUYA）

1965年出生于名古屋市。毕业于名古屋市立守山小学、名古屋市立守山中学、名古屋市立菊里高等学校、大阪大学，目前为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教授。主要著作有《自我欺骗与自我牺牲》《行为与事件的存在论》。

神崎繁（KANZAKI SIGERU）

1952年出生于兵库县。毕业于姬路市立城巽小学、姬路市立白鹭中学、兵库县立姬路西高等学校、东北大学，目前为专修大学教授。主要

著作有《对灵魂的态度》《尼采》《柏拉图与反透视法》等。

熊野纯彦（KUMANO SUMIHIKO）

1958年出生于神奈川县。毕业于清泉小学、荣光学园中学、荣光学园高等学校、东京大学，目前为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主要著作有《西方哲学史》《和辻哲郎》《差异与隔阂》《埴谷雄高》《马克思〈资本论〉的思考》等。

斋藤庆典（SAITOU YOSHIMICHI）

1957年出生于神奈川县。毕业于横滨市立十日市场小学、庆应义塾中等部、庆应义塾高等学校、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目前为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教授，2007年至2012年兼任庆应义塾中等部长。研究方向为现象学。主要著作有《哲学开始的时候》《致中学生诸君的哲学》等。

柴田正良（SHIBATA MASAYOSHI）

1953年出生于大分县。毕业于清濑市立芝山小学、清濑市立第二中学、东京都立东久留米高等学校、千叶大学，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到期退学，目前为金泽大学人文学类教授。主要著作有《机器人的心》。

清水哲郎（SHIMIZU TETSUROU）

1947年出生于东京。毕业于世田谷区立中丸小学、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附属驹场中学及附属高等学校、东京大学，目前为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教授。主要著作有《怀疑的用法》《医疗现场的哲学》等。

铃木泉（SUZUKI IZUMI）

1963年出生于仙台市。毕业于宫城教育大学附属小学及附属中学、宫城县仙台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目前为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副教授。同时还兼任摇滚杂志ULYSSES（SHINKO　MUSIC）的编辑顾问。

田岛正树（TAJIMA MASAKI）

1950年出生于大阪府。毕业于千代田区立番町小学、千代田区立麹町中学、东京都立日比谷高等学校、东京大学，目前为千叶大学文学部教授。主要著作有《哲学事典》《正义的哲学》《灵魂的美与幸运》等。

土屋贤二（TSUCHIYA KENJI）

1944年出生于冈山县。毕业于玉野市立宇野小学、冈山市立丸之内中学、冈山县立冈山操山高等学校、东京大学，目前为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新哲学入门》《土屋教授的哲学讲义》《我笑故我在》《不成为哲学家的方法》等。

户田山和久（TODAYAMA KAZUHISA）

1958年出生于东京。毕业于千代田立麹町小学、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附属驹场中学及附属高等学校、东京大学，目前为名古屋大学信息科学研究科教授。主要著作有《科学哲学的冒险》《“科学思考”的课程》。

永井均（NAGAI HITOSHI）

1951年出生于东京都。毕业于庆应义塾普通部、庆应义塾高等学

校、庆应义塾大学，目前为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教授。主要著作有《给孩子们的哲学对话》《翔太与猫因赛特的暑假》《漫画中的哲学》等。

中岛义道（NAKAJIMA YOSHIMICHI）

1946年出生于福冈县。毕业于川崎市立大户小学、川崎市立西中原中学、神奈川县立川崎高等学校、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及法学部，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曾任电气通信大学教授，目前主持“哲学塾康德”。主要著作有《你为什么活着？》等。

野家启一（NOE KEIICHI）

1949年出生于仙台市。毕业于仙台市立连坊小学、仙台市立东华中学、宫城县仙台第一高等学校、东北大学，目前为东北大学教养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物语的哲学》《科学的解释学》《范式是什么》。

古庄真敬（KOSHOU MASATAKA）

1968年出生于东京。毕业于埼玉县和光市立白子小学、开成中学、开成高等学校、东京大学。目前为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主要著作有《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自我（第五卷）》等。

山内志朗（YAMAUCHI SHIROU）

1957年出生于山形县。从全校学生只有30人的西川町立本道寺小学毕业后，先后就读于西川町立西川西部中学、山形县立山形东高等学校、东京大学，目前为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教授。主要著作有《普遍争论》《天使的符号学》《寻求存在的唯一性》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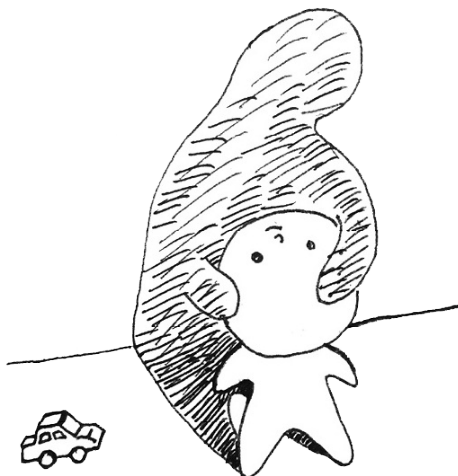
鹫田清一（WASHIDA KIYOKAZU）

1949年出生于京都。毕业于京都市立醒泉小学、京都教育大学附属中学及附属高等学校、京都大学，先后就任大阪大学教授、校长，目前为大谷大学教授、仙台媒体馆（Sendai Mediatheque）馆长。主要著作有《“听”的力量》《不协调的身体》等。

渡边邦夫（**WATANABE KUNIO**）

1954年出生于新潟县。毕业于上越市立东本町小学、上越市立城北中学、新潟县立高田高等学校、东京大学，目前为茨城大学人文学部教授。主要著作有《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人性理解研究》、译著《美诺篇》等。

Q1：我什么时候会成为大人？



孩子们总是会同时怀有“想要快快长大”和“不想长大”两种心理。“什么时候会成为大人”这个问题中，也一定包含了这样两种相互矛盾的心理。但是，想要成为什么，也就意味着不想成为什么吧。大人是凭什么被认为是“大人”的呢？这并不仅仅是年龄的问题，我们赋予了“大人”这一暧昧的词语怎样的内涵，怎样的心情呢？

熊野纯彦：

“大人就是怀着遥远的思念的存在。”

假设我们说“那个人是只猫”，因为主语是“人”，所以谁都知道说的是人的事。

人不是猫科动物，不能够整天躺着过日子，所以这句话说的大概是“那个人很任性”的意思。

大人、孩子，这些词语也有着与此相似却又有些微不同的、独特的用法。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思考吧。

例如，我们会指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出色的”大人说“这家伙是个孩子”。相反，我们也对一个刚上初中的“真正的”孩子感慨“那孩子也长大成人了”。因为第二个例子关系到更多不得不回答的内容，所以我们在这里先来思考第一个场景。

说一个已经四十多岁的男人“是个孩子”时，可能存在各种原因，比如不好好工作，比如工作了但是不能承担起相应的工作责任，不能理解对方的心情等。虽然这么说并没有经过充分论证，但是至少当我们带着批评的意味说“是个孩子”的时候，这其中就包含着“任性”“只考虑自己”的意思。

事实上，孩子就是这样的。孩子有时候是“任性”的，有时候又是非常“残忍”的。因为孩子理所当然地不知道也认为没有必要知道“自己以外的事物”。

世上有和自己一样重要的东西、不可替代的事物、无法取代的人，知道这些大概是成为“大人”的开始吧。那些在此之前仅仅是“孩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幸福的”孩子的存在，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以外的人、事、物，开始意识到世上存在和自己一样重要的，甚至是比自己更为重要的某些东西。

这个“某些东西”究竟是物，是事，是人，还是梦想？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个，但是哪个都有可能吧。

再多说一句，这些可能只是一个开始。要成为真正的大人，必须要经历过对某个重要的、无法替代的事物的失去，对某些重要的东西的放弃。

此前还是“孩子”的人此时会感到“悲伤无助”“怀念不舍”。这种“悲伤无助”“怀念不舍”是孩子很难理解的情感，因为那是对想要得到却得不到、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人、事、物的遥远的思念。

野矢茂树：

“有一种活法叫作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孩子。”

有一个词叫作“独当一面”，指的是能够好好完成工作的人。还做不到的人会被认为不能独当一面。一般，我们说独当一面，指的都是大人，孩子们是被认为还不能够独当一面的。但是，“独当一面等于大人”这样的等式并不总是完全成立的。事实上，不能独当一面的大人也并不罕见。那么“独当一面的孩子”又如何呢？你认为这样的孩子存在吗？

话说回来，孩子究竟是什么呢？是指年纪小？确实，你们经常在这一意义上被称为“孩子”。但是我们也经常听到“返老还童”这样的说法，这时，孩子就不仅仅是年纪小的意思了，而是指年纪小的人身上最典型的、年长的人也会有的某种特征。

是指身体还未完全长大吗？但是我们也有“身体是大人，内心还是孩子”这样的说法。这里存在着与身体是否已经完全长大无关的，被称为“孩子”的某种特征。

那么这种特征究竟是什么呢？它在年纪小的人身上最具典型性，但是年纪大的人也会有，是一种“孩子”所具有的特征性的东西。

我想，是“游戏”。当然，大人也会玩游戏，但是孩子玩得更多。游戏是孩子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在游戏中，即使失败也能一笑而过。在远离残酷现实的地方，不断地重复尝试，即使失败了也能付诸一笑，可以不断地进行挑战。这就是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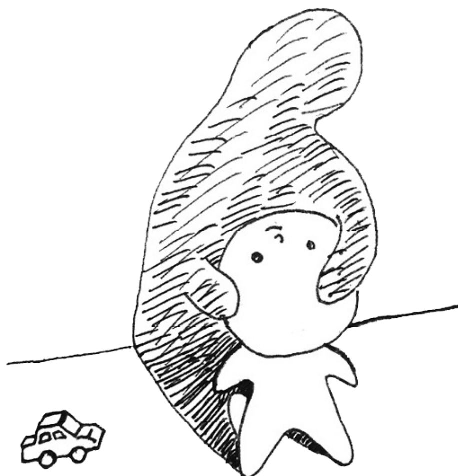
同时，这也是所谓的走上社会之前的预演。孩子们相互做游戏，经历过无数次失败之后，最终走向社会。走上社会之后，就需要对工作承担责任，就不能再以玩游戏的态度面对了。那个时候，你就成了大人。

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如果说对失败可以一笑置之将它看作游戏的话，为什么整个人生不可以是一场游戏呢？社会归根结底不也是由人组成的吗？如果是以这样带着距离的态度去看社会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大的游乐场。失败了，虽然很糟糕，但也仅此而已。以一种游戏的心态去看这个世界，去度过自己的人生，世上还可以有这样的活法。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说过“独当一面的孩子”这样听起来很奇怪的话，我想说的其实是那些将人生视作一场游戏的人。这些人往往以一种冷峻的眼光看待社会，但是他们又是在认真地生活着，正如你们在认真地玩着游戏。

孩子是从游戏走向社会成为大人的，但是在活法上，也有人从大人变回了孩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停留在孩子的阶段也是好的。但是，怎么说呢，要想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孩子，首先必须要成为大人。

Q2：死了会怎么样？



很多孩子只要一想到“如果父母死了”就会变得手足无措，无比害怕。这是一种对于失去重要的人的恐惧，但是这种强烈的心情与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不安”又是有所不同的。我将归于“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无法理解。这也反过来使我开始思考眼前的“存在”——我的存在。但是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眩晕似的迷惑。

清水哲郎：

“身体变成遗体，人不再存在。”

东日本大地震㊟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巨大的冲击。无数宝贵的生命在一瞬间被无情地抹杀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死了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大家发自内心的疑问。

人们抱着至少要凭吊、安葬遗体（人的身体一旦死去就被称为遗体）的想法，还在继续寻找失踪者。身体“死亡”指的是身体停止运动，并且永远不会再运动，同时出现变质（变得僵硬，开始腐烂）。因此，就身体本身来说，这些变化就是“会怎么样”的答案。

但是我们真正想要知道的是“那个人本身会怎么样”。“那个人本身”指的是“沟通交流的对象”。确实，如果不是活着的身体，就无法进行沟通交流。但是“那个人本身”指的并不是身体本身，而是指可以拥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象，叫他会有回应，彼此会成为好朋友，会吵架又会和好。

所以，“那个人本身的死亡”是与这个人“永远的告别”，也就是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断绝，并且不会再重新开始的意思，也就是对方不再存在了。所以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不再存在——那么会怎样呢”？答案或许是“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了”。很久之前人们就设想了人死后将会去（“逝去”）的地方，说他们“就在那里”，用语言创造了一个死后的世界，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即使如此，人们还是这么说，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死了会怎样”。这个时候，可以把死亡看成睡觉——当我们进入深度睡眠，就不再有感受，不会想，不会思考（“失去意识”）。我什么都不再想，连同“我什么都没想哦”都不再想，醒来之后也不会回过头再去想。死亡或许就是这样一种“失去意识”的状态。因此，死亡就是我在没有身体、“什么都意识不到”的状态下“继续存在”。与睡眠状态不同的是，死亡之后不会再重新恢复意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继续存在”不就等于“不存在”吗？

或许我们死后的状态就跟做梦一样吧。我们会在身体睡着的状态下，在梦境中感受、思考。或许就像做梦一样，我们会在离开了身体的死后的世界中，继续生动、合理地生活，好似真实的故事。我们不能断言这样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人们从很久之前就开始想象这样的世界。但是我们也不能断言它是“存在”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

1. 东日本大地震为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东北部太平洋海域的强烈地震。该次地震达到里氏9.0级，正是它引发的巨大海啸，导致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

雨宫民雄：

“每个人只此一次的人生都因死亡而终结。”

我们可以思考、谈论生的终结，但是无法思考、谈论死的开始和死亡的状态。如果可以做到的话，那么总会有一两个这样的故事流传于世，即有人不是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然后才死亡，而是一开始就出现在死后的世界，然后一直生活在那里，但遗憾的是我们从未听到过这样的故事。

我们要看到东西，就必须要有光。在没有光的黑暗中，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同样，我们要思考，要谈论，也必须要有五感可以确认的具体信息。对于得不到任何信息的死亡的开始和死亡的状态，我们没法去思考、谈论。

虽说如此，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物体在黑暗中仍然是它在亮光下的样子。因为即使在黑暗中，我们也可以像在明亮的地方一样触碰到物体，由此，我们可以超越视觉的限制，尝试在黑暗中看物体。同样，对于死亡这一切的终结，人们也试图超越限制去思考、谈论。此时，我们没有任何相关线索，但是我们依旧在不停地思考、谈论。人就是这样一种面对自己能力的极限，面对事情的极限，不会就此回头，而是想要继续向前的特殊生物。

人们认为死后的世界是天堂或地狱。据说活着的时候行善的人会进入幸福的天堂，而作恶的人会堕入可怕的地狱。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其实是用天堂的形象来引导人们向善，用地狱的形象来告诫人们不要作恶。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谈论死后的世界这样一个“一切都终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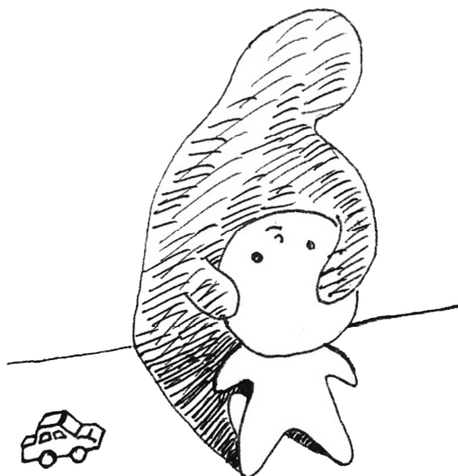
后的状态”，一个类似“和尚的发型”这样的话题，来问自己究竟应该怎么活。

仔细想想，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会思考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未来。很多人认为未来是我们终将经历的时间，但事实并非如此。与现在、过去不同，未来是被设定在经验的彼岸的时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只能生活在过去和现在。但即使如此，那些不满足于仅仅被动配合世间变化，而希望能够主动地生活的人依旧紧盯着未来。他们看到的未来是一个幸福的国度，是一个天堂。

“死了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有时候是一种试图逃避生活、自暴自弃的表现，但是考虑到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都在追问这个问题，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人类为了生存下来所做的努力吧。

人类通过医疗来延长寿命，通过繁衍子孙来实现生命的延续，除此之外，人类不是还在通过不断地思考死亡，来努力提高仅此一次的人生的质量吗？

Q3：必须要学习吗？



在学校里我们往往不得不学习很多不知道会不会有用的东西，大人们也说不清楚这些到底有什么用。但是，肯定会有用的。不过我们不应该为了某种用处去学，学习本身也是有其魅力的吧。或者说，听凭自己的心意去选择学什么不学什么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吧，如同“能够自己选择是不是要活着”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一样。

土屋贤二：

“不学习也不会立刻对人体产生影响。”

不学习也没关系。人停止学习也不会立刻死去。

不学加减法的话，可能别人故意少找我们钱了，我们也发现不了，但是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即使不知道为了在名古屋与从大阪开往东京的时速50千米的汽车相遇，从东京出发的汽车的时速必须达到多少，后果也不过就是遇不到而已。电视和网上播放紧急警报，不识字的话，顶多也就是跑得太晚丢了命罢了。

乐趣可能稍有减少，但还是可以很开心。像我这样完全不懂“越位”之类的规则的人看足球比赛，也可以看得很开心，顶多有时候心里有疑问罢了。即使不知道规则、战术、各个选手的作用等，只要不去理会解说员的话就没问题。

但是要做好心理准备，你会经常感到不甘心。不学物理的话，听到别人说“过了那么久还是决定不了，你是海森堡吗”也不会觉得好笑。这不是让人觉得很不甘心吗？此外，在厕所里写不出“五言绝句”的涂鸦也是让人不甘心的事情（我也是对此感到不甘心的人之一）。

不学习虽然不会立刻死去，但是要活下去的话会相当痛苦。吃住都需要钱，想要有灯光、看电视、用手机、玩游戏，都需要钱。想着不花钱自己做一个收音机什么的，根据我的经验，比起买个收音机，你不仅日后要花更多的钱，而且做出来的收音机可能只能收到噪声。

用水、用电、买金属棒这些都需要钱，要得到钱就必须要学习。要成为医生、护士、锅炉工、公交车司机，都需要学习。不管是从事农业还是渔业，不学习就赚不到钱。在现代，不学习、积累丰富的知识，就无法选择想做的工作，也无法赚到钱。我们只能恨自己为什么没有生在原始时代。

但是，学习不仅仅只是为了生活。你难道不想知道宇宙是怎样的吗？你难道不想知道物质是怎样的，自己的心是什么，活着有什么样的意义？你难道不想知道人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是怎么遗传的？你希望出台怎样的经济政策？不想读那些数百年来让人们如痴如醉的故事吗？不想知道数千年以前人们在想什么，是怎样生活的吗？

学者们为了知道这些而学习，但这不是为了有什么用处。因为知道本身就会带来巨大的喜悦。虽然有人会觉得学者们每天都学习很苦，但是事实上他们是在贪婪地享受这可以持续一生的快乐。错过这样的快乐，你不觉得不甘心吗？

斋藤庆典：

“你所置身处就是一切的起点。”

学习是什么？是学东西？嗯，那么学东西又是指什么事情呢？是指记住某些东西吗？例如加法的算法，例如江户时代的开始时间，例如单杠回环的技巧……确实，这些都是需要记忆的，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记忆即学习。因为记住是学习的结果，也就是学习之后紧随而来的东西，但是或许学习本身与在它之后紧随而来的东西又是不同的。

如果你是想要得到这个结果而去学习，那么自然另当别论，谁都不会阻止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不太想要的结果，就会选择不学。也就是说，是不是必须要学习，这个问题是由学习的结果来决定的。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学校的学习的话，就只需要学习将来能够用得上的东西，那些被认为对自己无用的东西随便糊弄糊弄就行了。更进一步说，如果学习的目的是作为学习结果的学校入学资格和毕业资格的话，那么只要想办法在考试中拿到需要的分数就可以了，也没有必要为为什么必须要学习这样的问题烦恼了。学习，如果仅仅是指为了学到技术或者获得某种资格而记忆，那么问题就简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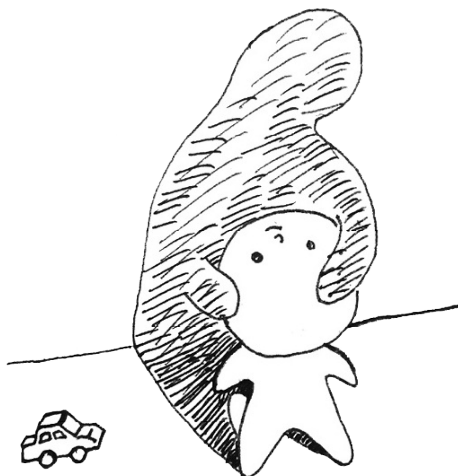
但是，这些与学习原本是毫无关系的。因为不管结果如何，学习本身还是会发生的。应该没有人会去故意重新学习已经学会的或是已经知道的东西吧。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就必须要接触从未见过的东西，或者是见过但是不太明白的东西。必须要有不知道该怎么办，觉得束手无策这样的困境。这些来自未知的彼岸，因为如果你事先知道它从何而来，那么你就已经对它有所了解了，也就是说，它已经是学习这件事情

的结果了。学习本身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因此，学习是指你去接触某些未知的、不知究竟的东西，不，确切地说，是你被它们接触。从你出生开始，这样的事情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原本降生在这个世上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完全没有经历过的、突然落到你头上的事情。不，与其说降生这件事是突然落到你头上的，不如说是你本身就是突然降生的更确切。即使到了现在，你身边也还在不断发生一些不能用常理理解的、从未遇到过的事情。

如果说这就是学习的话，这就不再是“不能不做”这样褊狭的事情了，而是你置身于这样一个地点——一切将由此开始。在这个开始之后，作为结果，你会学到一些东西，但是这个开始本身并不是“学到”，而是“投入”。就用这样的态度去重新看待每天的学习吧！某些全新的、从未见过的东西正在从你身边走过。

Q4：聪明和笨是什么？



如果是考试分数的话，可以排个高低顺序。但是我们不能根据人的聪明程度来对人进行排序，这是毋庸置疑的。说到运动能力，大家都会认为泛指各种运动项目。很少有人会傻到问“柔道厉害的人跟网球打得好的人，谁的运动能力更强”这样的问题。但是关于“聪明”，我们会以为可以排个先后顺序。我们必须摆脱这种愚蠢的束缚。

大庭健：

“从杂乱中发现秩序。”

当大家问“聪明是什么”时，这个疑问句可以有各种意义。某些时候人们在意的是关于事实的疑问——“聪明是指会做什么吗？”“聪不聪明，怎样才能知道？”有的时候又是关于事物价值的疑问——“聪明很重要吗？”“聪明是每个人都必须要追求的事情吗？”因为无法解答所有疑问，所以在这里我只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聪明是指会做什么吗？”

从宇宙到世界再到我们的大脑，我们的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东西集合而成的，就像是被打翻的玩具箱一样乱七八糟，一眼看过去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再仔细看，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秩序或者规则。并且这些秩序是由简单的关系不断叠加而成的。

人类通过发现这些秩序或规则，构建起了文明。在这一点上，人类和其他动物相比是“聪明”的生物。据此思考的话，“在一堆杂乱中发现以简单关系为基础的规则（或秩序）的能力”就构成了人类特有的“聪明”。因此，对个人来说，“聪明”就意味着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更准确地发现这些秩序、规则。

在这里，重要的一点是，要在看起来杂乱无章的事物中自己去发现其中的秩序、规则。因此别人教的、书上写的记住再多，也不能算“聪明”。

“聪明很重要吗？”

一个人聪明的话，就能在面对麻烦的问题时，梳理杂乱的联系，快速准确地找到原因。从这一点上来说，聪明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特性。

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围绕我们的秩序是多样的。宇宙的秩序、贯穿历史的结构、天气变化的规律、经济秩序，这些都是种类完全不同的秩序。即使再聪明，也不可能看透一切。所谓的聪明，从个人角度来说，不过是善于在特定的领域（并且仅在特定的领域）看透并抓住其中隐藏的秩序这样一种具有局限性的禀赋。

有了这样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聪明，就跟跑得快、游得远、善于弹奏等能力一样，是人们希望拥有的能力，但也仅仅只是一种能力。

中岛义道：

“聪明是能够在一定的框架内找出期待的正确答案的能力。”

世界上既有被认为是“聪明”的人，也有被认为是“笨”的人。小时候被人说“聪明”，大抵是指成绩好。成绩好指的是能够很快理解在课堂上学到的内容，不用怎么学习也能在考试中得高分。与此相反，“笨”指的是不管老师教了多少次也还是不往脑子里去，考试之前再努力也考不出好分数。

但是，很多大人（评论家们）不做这样的判断，他们拼命地提出“聪明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个优秀的人”等论断。然而，正是他们武断地认为“聪明”的人应该是“一个优秀的人”，然后又努力地想要把二者分开，因而他们的说法是具有欺骗性的。

算术、语文学得好的学生是“聪明的”，算不出数，写不出汉字的学生是“笨的”。与此对应，既有跑得快的学生，也有跑得慢的学生，既有擅长唱歌画画的学生，也有不擅长这些的学生。确实存在比别人多花一倍时间去努力才能“理解”教学内容的学生，但是在中小学时期，“聪明”指的是不用特别努力就能够“理解”教科书中所有内容的学生。

那么这里所说的“理解”是指什么呢？它是由一些简单的要素构成的。（1）被给予某个规则之后，能够很快运用这个规则来解决相应的问题。（2）听着老师的说明，就能够马上理解老师现在在教什么。也就是说，“聪明”不仅是指能够吸收某种程度的知识的能力，（比起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还包括能够根据不同的场合准确地做判断的能力。“理

解”学校中的学习内容，是指能够在一定的框架内找出所期待的正确答案的能力，这也是能够准确看穿教师（出题者）意图的能力。

这一能力在后面也会继续发挥作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高考的胜利者与其说是“聪明”，不如说是自尊、不服输支撑的“忍耐残酷修炼的能力”变得更强了。因此，在偏差值[注]较低的大学生中，像这种修炼能力较差而“聪明”的学生也并不少见。

但是，不管是学校里的优秀学生，还是考试中的常胜将军，一旦变成大人，常常会无法取得另一种“聪明”。那是一种需要在没有框架的情况下，做出准确判断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与在学校里的成绩没有太大关系，因此，有的人在学校的时候一点儿都不出彩，但是却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而有的人在学校是优秀学生，到了社会上却变得庸庸碌碌。

因此，儿童时期的“聪明”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将来获得社会上的成功，不过在此后的社会生活中，在公司的经费削减等有明确框架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这一点是“笨”的人绝对无法模仿的）。但是在没有框架的情况下他们会变得很无力，当然也和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

1. 偏差值：在日本学生考取高中、大学时，其成绩会被换算成偏差值，学校可以按照考生的偏差值来录取学生。偏差值越高的学生，越有希望上好的学校。偏差值计算公式：偏差值=（个人成绩–平均成绩）÷（标准偏差÷10）+50。——译者注

Q5：人类在动物中是特别的吗？



人类食用其他动植物，驱除“害虫”，赶走糟蹋田地的动物。人类一直被认为是特别的。但是，要准确地说出只将人类视为特别的理由是很困难的。似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式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根据。但是不将人类视为特别的想法，不也同样找不到必须要这么做的明确理由吗？现在，持两种想法的各有人在。这两种想法互相对立，到底该怎么办呢……

一之濑正树：

“人类是特别的，但是任何动物都同样是特别的。”

我们人类有语言，有文明，有技术。我们能够向宇宙发送火箭，能够从海底挖掘出石油，这些只有我们人类可以做到。我们将人类的这种特别之处称为“智力”。这种“智力”，大猩猩在一定程度上也拥有，但是其他众多的动物是被认为不拥有的。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候鸟和昆虫，它们的行为与其说是出于智力，不如说是源于本能。所以，人类比起其他动物，在这一点上特别出色，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被称为“万物灵长”。这些都是一般的理解。

但是，我们必须要想到的是，所有这些高低优劣的评判都是在“人类的语言”中进行的。用只有人类使用的语言自说自话地断定人类比其他动物都要出色，这有点奇怪吧。在这里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想一想。

大家都知道狗的语言吗？嗯，我们可以分辨它们饥饿时的叫声，但是我们对于它们的语言的了解不像对我们人类之间的语言那样深入吧。那么，狗没有语言吗？我们能说狗没有狗与狗之间才能明白的语言吗？在这里，麻烦的是，我说的“没有语言”“能说”这些话也都是我们人类的语言。如果尽量不在意这些，努力想象自己站在狗的一方，或许我们就会觉得也许狗也存在着只有它们才能明白，而人类无法明白的语言。

在这里，重要的是我们无法全面否定这种“也许”。人类用人类自己的语言评判自己是特别的，将自己视为“万物灵长”，但是如果狗用它们自己的语言来评价人类的话，或许会认为人类是“贪婪怕死的可怜虫”。对于狗以外的动物，这样的情况同样可能存在。这样的话，就不能判断

说只有人类才是出色的。

不仅如此，如果回顾一下人类做过的事情（战争、破坏环境等），我们甚至会觉得动物比我们在道德上更出色。它们活着的时候很简单，死的时候很干脆，它们的活法让人想用“高洁”这个词来评价。因此有哲学家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动物也都具有特别的、值得尊重的价值。

这些哲学家对“吃动物的肉”这样一种极为常见的行为也投去了怀疑的目光，认为这是违反道德的。因为我们人类为了吃动物的肉，就必须把动物杀死。日本人虽然很少这么想，但是“吃”这件事其实是与道德有着极深关系的。虽然还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议论，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认为人类是“万物灵长”这种说法或许是相当自以为是的，这也许将是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问题的良好开端。

伊势田哲治：

“虽然很多人认为自己是特别的，但……”

人类在目前的社会中是被特殊对待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只有人类才有“人权”。人权包括很多，比如生存权、表达权、参与政治的权利等，但是人类之外的生物被认为是不拥有这些权利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是特殊的，但是这个回答并没有解答刚才的问题。“人类是特别的吗？”问的并不是人类实际上有没有被特殊对待，而是想要知道这种特殊对待有没有确切的依据。

或许有人会认为“人类是进化最快的，所以是特别的”。他们认为人类，也就是人这种动物为了适应环境，发展了动手的能力，大脑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还能够制造工具，所以是特殊的。但是，很多其他动物也为了适应自己生存的各种环境而发生了变化。在适应这个层面上，这些优势与狗的鼻子很灵、蜜蜂能建造出美丽的蜂巢没有本质的区别。反过来说，如果说人类是特殊的，那么蜜蜂、狗也都是特殊的。此外，任何一种动物都是由同一个祖先发展而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大家都是亲戚，并没有谁是嫡系谁是旁支，谁的身上流着更高贵的血液这样的区别。进化论并不能成为人类被特殊对待的理由。有人会说不是有好多能力只有人类才有吗？例如，只有人类能够使用复杂的语言来进行沟通，只有人类能够理解善恶等。但是，同为人类，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这一能力。因此，如果这一能力是人类可以获得“人权”，受到特殊对待的理由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不能说话的人会被要求只能拥有比其他人少的人权。相反，大猩猩、鲸鱼也可以操纵语言，狗也可以判断善恶，所以如果这些能力是理由的话，大猩猩、鲸鱼、狗也应当享有人权。也有人

回答说“只有人类有尊严，所以才有人权。把人和动物放在一起来看待原本就是错误的”。但是，遗憾的是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只有人才有尊严。例如，现在人类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如果一直往前回溯几万代，我们应该可以追溯到和大猩猩共同的曾曾曾……祖奶奶，这个共同的曾曾曾……祖奶奶有“尊严”吗？如果她没有的话，那么我们人类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拥有的呢？

当然，虽然没有办法很好地说清楚，但是这位曾曾曾……祖奶奶也不一定就没有“尊严”。不，肯定是有的吧。但是，至少像这样按照生物学刨根问底地讨论下去，最后似乎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Q6：喜欢是怎样的体验？



喜欢与讨厌，是完全不同的。讨厌某人，不会整天想着那个人。但是如果喜欢某人的话，无论看到什么都会把它与那个人联系起来。喜欢这种情感，并不仅仅在自己与喜欢的对象之间成立，是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想要追求那个人的心情。同时，还会因为此时此刻那个人没在身边这样一种得不到满足的心情而感到痛苦。明明是喜欢，为什么会感到痛苦呢？

田岛正树：

“迈入新世界。”

当我们喜欢上什么的时候，不知不觉间就会有好心情。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喜欢上了，有时候甚至会对喜欢上什么的自己感到吃惊。

但是我们完全不讨厌这样的自己。不，不仅如此，我们甚至还会感到有些自豪。因为这不仅仅是新的情感的觉醒，而且仿佛迈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此后，连同日常司空见惯的东西都变得鲜活起来，焕然一新。也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稍稍体会到成长的感觉。事实上，当我们喜欢上足球的时候，接下来我们会思考该如何去踢，要不要去试试新学的球技；当我们喜欢上下象棋时，我们会想要下更多次象棋，变得急不可耐，跃跃欲试。

于是，在此之前还未知晓如此世界的自己，之前所过的日子都变得贫乏无趣了。喜欢，会让人内心雀跃，期待明天的生活，会让人预感之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将会不断发生。这些会让人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所以理所当然地会产生一种自豪感。也正因为如此，会想要跟别人谈论自己喜欢的东西，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说了对方可能也不太听得懂。

事实上，内心雀跃这种情感经历，真的是没有成长就无法体会到的，所以即便这种成长并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多，但是的的确确是成长了的。

但是，那些讨厌改变自己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喜欢上某人某物，也不会想要主动去跟新的事物发生关系。他们或许是不想成长的吧。确实，改变这件事带着几分让人害怕的感觉。这些人总是不开心，对人不善，但是事实上他们最不善待的是自己。

有时候我们会讨厌那些原本喜欢的人。但是，这不一定是坏事。即使我们开始讨厌原来喜欢的人，也绝不可能是讨厌他的全部，只是发现了对方让人讨厌的一面，是开始逐渐了解对方了，所以不会回到最初什么都没有感觉到的无聊的自己。

正如再爱吃甜食，一直吃也会吃腻，只把那些喜欢的东西收集起来，也没有想象中那样快乐。这是因为只拥有那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话，迈向新世界的冒险就少了。有时候我们会把芥末或者一些香料放入食物中，使菜肴更加独特。人生同样是需要冒险的。当我们喜欢上原本以为讨厌的人时，这种喜欢会更加深沉，就是这个原因。

对原来喜欢的人，讨厌了，然后又喜欢上了，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最终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可以愉快接受自己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如果不能爱自己，就不可能去爱别人，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不爱别人，也无法爱自己。

山内志朗：

“在自己的世界中出场。”

如果下一晚大雪，世界会变成一片雪白，早上醒来之后我们会吃惊地发现这一变化。当我们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世界同样也会突然发生变化。我们开始注意野外的花草、自己的长相，还会感受孤独。

我们如果心口扑通扑通跳，整天都想着对方，不管看到什么眼前都会浮现对方的脸，这个时候就能确定是“喜欢”了。

那么，“喜欢”究竟是什么呢？是一种心理状态、心情吗？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喜欢”就是类似于在心里扎了根，但是心里又只能容纳其中的四分之一的事件。同样，我也认为“我”并不是情绪的集合体，而是从“心”延伸出来，满溢出来，以外形、姿态、动作表现于外的个体。

感情并不是只有自己才知道，而别人无法理解的事物。有时候恰恰是别人先发现了自己的感情。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现在社会上蔓延着一种类似“超辣信仰”的东西，认为什么东西都是越强烈就越真实。这是一种令人感到很困惑的现象。过于激烈的情感只会麻痹、磨损心灵。

一般认为“喜欢”这种情感是只有在当时才能感觉到的，但是我认为它更是一种渗入内心的状态，有时候甚至因为是慢慢渗入内心的，所以无法感觉到。

心口激动得扑通扑通跳，这是必要的，没有这一点，喜欢就无法成

立，但是将心中的雀跃误认为是爱，一味追求这种雀跃的话，人生将走向毁灭。爱与人生何者为重？应该两样都选吗？需要放弃其中一个吗？要给出这些答案有点过于迂腐了，但是我还是认为只追求其中一方面的真实是不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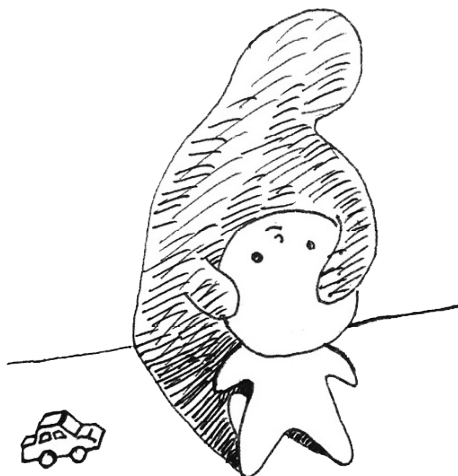
“喜欢”与节日有相通之处，它们都不是日常的状态。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看到剧中人物每天都有爱，却没有喜欢这种情感，反映出这是个孤独的人。“喜欢”是猛药，是猛兽，虽然我们总有一天会需要它，但是它可以不用一直都真实存在。

没有一种花是能够永开不败的。有花开，就有花谢。“喜欢”这种情感总有一天也会慢慢枯萎，但是它并不是就此消失了，它的根依旧存在。

“喜欢”，不是被动接受别人规定的规范、价值，而是由自己来决定价值，是创造自己的世界，是在这个世界中打入自己才有的楔子。我们喜欢的对象几乎包含了这世上的一切，但是喜欢某个人还是最重要的。

要看清楚自己，必须要有镜子。喜欢上什么之后，我们才能得到映照出自己的镜子，才能够塑造自己。虽然不能马上创造出新的自己，但是“喜欢”这件事将会令我们创造出自己的世界，并让我们在其中登场。

Q7：过去去了哪里？



我们任何时候都身处现在。当我们经历各种事情时，是在“现在”；连回想过去的事情，也是“我现在的想法”。这么一想，过去仿佛消失在了我们永远无法触及的地方。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过去是切实存在的。那么，它在哪里？我无法离开“现在”，而“现在”不是过去。但是……

野家启一：

“过去没有去哪里，它存在于‘故事’中。”

大家昨天中午吃了什么？我在学生食堂吃了辣酱拉面。当然，昨天吃进去的拉面，这会儿已经被我的胃消化了，踪迹全无了。

即使如此，我现在还是能够回忆起碗拿在手上的烫、辣酱刺激舌头的辣。但出现在我的回忆中的那只碗既不冷也不热，辣酱既不甜也不辣，因为我只是忆起了昨天吃过的拉面，而不是在感知它。如果只要想起吃完饭之后的饱腹感，肚子就真的会饱，那么饭费肯定就省下来了。

于是，我心头不由得涌现出这样的想法：我正在回忆的这碗拉面就是我昨天感知过的那碗拉面衍生出来的记忆虚像，也就是复制品。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想不起这个记忆之外昨天我真正吃的那碗拉面，更别提把两者进行比较了。如果不和原本的“真货”进行比较的话，“虚像”“复制品”这些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那么，我回想起来的就不是“虚像”，而是“真正的”昨天吃过的拉面。

那么，昨天吃过的拉面，是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吗？但是，我也一把年纪了，很有可能会出现记错的情况。假设在食堂同桌吃饭的学生A说“老师吃的不是拉面，是咖喱饭”，那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开始对自己的记忆失去信心，伸手在口袋里找昨天吃饭的收据。如果能够顺利找到，且那上面写着“拉面380日元”的话，那么就说明我的记忆是正确的。这是通过“物证”来确认记忆。如果不巧没有找到收据的话，就去问一起吃饭的另一个学生B。如果她说“老师和我吃的都是拉

面”，那么我的记忆就得到了用来保证正确性的“证词”。

因此，可以说过去不是存在于个人记忆中的，它存在于以物证、证词等为支撑的“共同记忆”中。如果将这种共同记忆称为“故事”的话，那么过去就存在于由语言编织的“故事”中。

那么，我们的记忆中不存在的历史性的过去又怎样呢？例如明治维新，我们通过历史教科书来学习它。教科书上面所记载的事实不是我们实际听过见过的事情，而是历史学家们以浩瀚的文献史料和文物为基础，进行学术性记述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些是以作为过去的共同记忆的“证词”“物证”为丝线编织起来的“过去的故事”。

当然，历史性的过去也会有“记忆差错”吧。当发现相互矛盾的文献史料，或者文献与文物之间发生偏差时，历史学家们就会不断深入研究，努力组合出一个更具合理性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可能经常被修改。在这样的过程之后，最具实证性和说服力的故事将成为“公认的过去”。当然，说是“故事”，它并不完全是虚构。只要以确凿的证据和证词为基础，过去就完整地存在于那些可以信赖的“故事”当中。

永井均：

“我们如何证明记忆是过去的再现？”

过去不存在于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它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这是我们会立刻想到的答案之一。但是，我们又怎么知道记忆是对过去的再现呢？如果是绘画（或照片）与它描绘的（拍摄的）情景的关系，我们只要实际对比两者，就能知道绘画确实再现了当时的情景。但是，我们无法比较记忆与它再现的过去，因为过去本身就已经不存在了。

假设有一种生物完全没有记忆（或许事实上也存在这样的生物），再假设这种生物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了记忆，它们开始想起自己在过去经历过的各种事情。但是它们为什么能知道过去就是这样的呢？它们如何才能证明脑海中想起的事情就是自己过去经历过的事实呢？证明的方法是不存在的。

原本看不见事物的生物忽然拥有视觉的话，它们马上就能明白自己眼中的景象就是外界的景象，因此如果朝着看到物体的方向走去，就会撞上看到的那个物体。通过身体的碰撞，可以证明看到的那个物体确实存在于外界。即使看到的物体和撞上这个物体的触觉两者都是幻觉，通过视觉和触觉的结合也能知道“外界”是什么。那么我们如何知道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记忆就是过去呢？我们不能像对待存在于外界的事物那样通过碰撞来证明。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记忆是过去的再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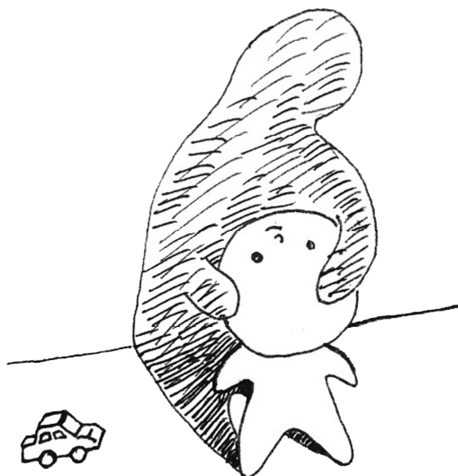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过去是存在的呢？我们不能像知道外界的存在那样很自然地知道过去的存在。但是，与记忆能否再现过去这个问题不同的是，我们能够理解不管怎样过去还是存在的。因为，我正

在书写的这个现在，不管在未来是否会出现在记忆中，它都会成为过去。

那么，这个理解与记忆是过去的再现这一确信是如何结合到一起的呢？这种结合是凭借“正在书写的这个现在”这串文字（在那会儿看是未来）现在依旧存在这一点来进行的。如果我们身处的世界是一个不留下结果的世界（例如，写下的东西马上就会消失的世界），那么这种结合就无法成立。但是，事实上留下结果（写下来的东西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也不过是一种假说。假设留下的是与过去写下的东西完全不同的内容，而记忆认为写的就是这些内容，我们也会看不明白。但即使如此，只有通过这种结合，才能确保独立于记忆的“过去”的存在，正如我们通过碰撞看到的物体才能确保“外界”的存在。

也就是说，过去哪里也没有去，它就在此时此地。

Q8：为什么活着？



人有时候会自言自语："为什么活着呢？"但是，事实上在问这个问题时，问的人自己心中已经隐隐约约有了一个答案，那就是活着这件事是没有原因的。这个问题中饱含着一种期待，问的人沉浸在对人生的否定中，却又想要积极抓住生的意义。那么，重要的就不是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认真地凝视我们的人生，是什么导致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

神崎繁：

“两个‘为什么’。”

一般情况下或许谁都不会问“为什么活着”“为什么会动呢”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忽然觉得玩具车模型或者闹钟等会动的东西很奇怪，于是不停地摆弄、拆开，结果弄坏了。这样的经历大概大家都有过。或者是在桌子湿的时候，把杯子放在上面，杯子就会自己滑动起来，像这样一般不会动的东西忽然动起来了，我们也会吃惊地问出这个问题。

现在的孩子可能都不太玩这个游戏了：我小时候为了去钓鳌虾就会把青蛙抓来，把青蛙腿拧下来用线系上，然后垂放在池塘上，等鳌虾上钩。现在想想其实是很残忍的，被拧下一条腿的青蛙还是会动。那个时候就会想“青蛙为什么会动呢”，这个问题会进一步让人想到“为什么活着”。

但是，孩子不是只有残忍的一面，也有很善良的一面。他们会很喜欢自己求了好几次才终于得到允许可以养的小狗，在小狗睡熟的时候，轻轻地把手放到小狗的鼻子下，来确认小狗是不是在呼吸。

平时活着会动的生物，当出于某些原因不会再动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地产生疑问：“为什么不动了呢？”但是当它们还是跟平常一样活着动着的时候，有时我们也会回头看看感到奇怪：“是什么原因呢？”

但是，“为什么做某些事情”这个问题中的“为什么”并不仅仅用在询问像这样的“是什么原因”的时候。

当做了某些坏事被父母和老师严厉斥责的时候，或者当自己很认真努力地学习、学乐器或者训练体育项目但是却做不好的时候，感觉到很无力，或许会问自己“为什么活着呢？”这个时候的“为什么”不是“是什么原因”，而是“为了什么”。

询问“是什么原因”的“为什么”是针对自己以外的事物，或者虽然是针对自己，但是却像看待他人那样观察事物活着动着的情况，并调查其“原因”时提出的问题。与此相对，问自己“为什么活着”时，询问的是目的、意义这样的“理由”。

但是，像这样问自己现在活着的理由时，也不能让活着这件事有片刻的停止。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问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提问的自己”与“被问的自己”在某些地方步调不一致了。

因此，或许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疑问句，不如说是一种意在激励自己并提醒自己的呼声。如果一定要为此找个答案的话，或许是“Why not”（为什么不呢）。（来吧，好好活吧！）

入不二基义：

“问的是什么？”

当被问到“为什么活着”时，如果我回答“那是因为我们通过呼吸吸收了氧气，吐出了二氧化碳，把吸收到的物质转化成了能量……”的话，提问的人肯定会生气吧——“我又不是在问这些”。所以，这个问题中的“为什么”问的并不是“活着”的原因和机制（特别是生物学上的原因和机制）。

那么，“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中的“为什么”和“为什么去上学”“为什么学习”这些问题中的“为什么”是一样的吗？我认为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去上学”“为什么学习”中的“为什么”问的是目的和理由。只要回答诸如“是为了成为一个独立、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爸爸妈妈总是唠叨（所以没有办法……）”这样的目的、理由，就算是回答这些问题了。

某种行为的目的，一般来说是与该行为不同的另外一件事。“去上学”的目的不是“去上学”这件事本身，而是别的事情（例如“成为一个独立、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某种行为的理由，一般来说也是与该行为不同的其他事情。“爸爸妈妈总是唠叨”与“学习”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因此，如果“为什么活着”的“为什么”与“为什么去上学”“为什么学习”中的“为什么”是一样的话，那么它的答案（目的、理由）就应当是与“活着”这件事不同的其他事情。但是，这样一来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活着”的目的和理由在于“活着”这件事之外的其他事情！这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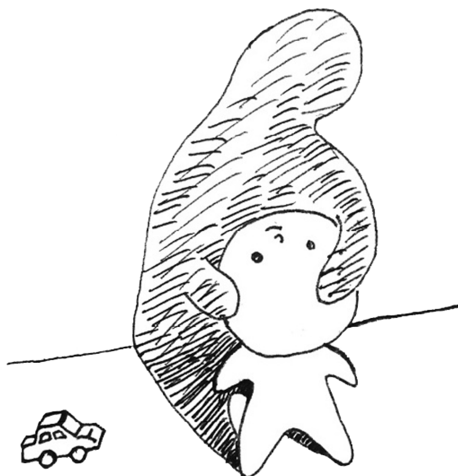
来，“活着”就成了达到另外目的的一种“手段”，仅仅成了从属于别的理由的“结果”。

“活着”与“去上学”“学习”不同的是，它是包含了这些在内的、囊括了一切的一个整体。因此，要在这个整体（活着）之外寻找别的目的和理由，是做不到的。

我认为，不如说，“活着”并非为了什么其他的目的、理由，而是要通过活着这件事来发掘、体会它本身的“乐趣”。“活着”是为了更深入地体验“活着”。硬要说答案的话，这就是我对这个“为什么”的回答。

之所以加上“硬要说答案”这样一个前缀，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太过于关注“活着”这件事的自我目的性，那么就会阻碍我们深入体验“活着”这件事。正如我们一直对自己说“睡吧睡吧”却反而睡不着，觉得自己“睡不着睡不着”结果却睡着了，老是想着“不想活了不想活了”的人也能够体会到活着的滋味。

Q9：怎样才能与他人相互理解？



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很难让其他人理解自己。相反，有时候又会觉得很难理解别人。这种时候我们发觉了什么呢？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困难究竟是什么呢？“相互理解”“理解”以及它们的含义、这种困难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就这样成了凝视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一个窗口。我们不能自以为是地认为“反正人与人是不可能相互理解的”，就把这扇窗关上。

户田山和久：

“这个问题是不需要想的。”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可能会让一些人听了不太舒服，但是我还是决定说。关于这个问题，虽然大家似乎都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它只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被这个问题困扰的人，首先已经在心里觉得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理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其次，他们认为相互理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这两个想法都是错的。接下来我就依次来解释一下。

首先，要理解他人的内心，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人就是这样的。在相关的实验，研究人员给小孩子看画并讲故事。“莎莉和安在一起玩。莎莉把球放进筐子里，走出了房间。莎莉不在的时候，安把球从筐子里拿出来放进了箱子里。然后，莎莉回来了。”提问：“莎莉想玩球了，她会去哪里找呢？”3岁以下的小孩回答的是“箱子”，4岁以上的小孩子就能够回答出来是“筐子”。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拥有了推测莎莉的内心，并预测莎莉的行为的能力了。这种能力的基础据说是天生的呢。

我这样说的话，可能会被人反驳吧。我想要与人相互理解的是深藏于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这样看来，我们拥有能够读取别人内心的能力，同时也会隐藏自己的想法。比如表面上还在跟人好商好量，其实内心已经怒不可遏了。但是，相互理解彼此内心深处的想法，真的是那么好的事情吗？

比如说欺凌。最让人厌恶的不就是那种可以抓住对方内心深处想法的阴险的欺凌吗？比如“大家都不理他的话，他就会伤心的”。而被欺凌

的孩子之所以受伤，不正是因为被欺凌者抓住了他内心所想吗？所以，不能说相互理解内心所想这件事完全是一件好事吧。

不如说，心中藏着谁都不知道的想法这一点才更重要。因为这才是你的个性，你在谁都看不到的心灵深处孕育着自我。然后，通过向极少的一些人传达这个秘密的一部分，就构成了你身边那些深浅不一的人际关系。这就是人们重视隐私的原因。你还认为大家都有心灵感应，能够看透对方所想的话，生活会更容易吗？

那么，为什么大家会认为相互理解是很重要的呢？那是因为“理解”还包含了另一层意思。假设你说了想要去A中学的理由，但是父母却说“明白了，但是不行”。这时候你就会想“他们不理解我的想法”。这个“理解”不是“知道”，而是“尊重”“允许”。这一意义上的“相互理解”才更重要吧。互不理解的人如何在相互不理解的情况下共存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才更有思考的价值。

古庄真敬：

“两种相互理解的方法。”

我们在怎样的情况下会希望能够相互理解呢？

是当彼此有着某个共同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明确现在必须要做什么，哪些必须优先做，哪些可以延后去做的时候吗？如果围绕这些问题彼此判断一致就是“相互理解”的话，那么希望能够彼此相互理解的我们所期待的就是希望能够对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拥有相同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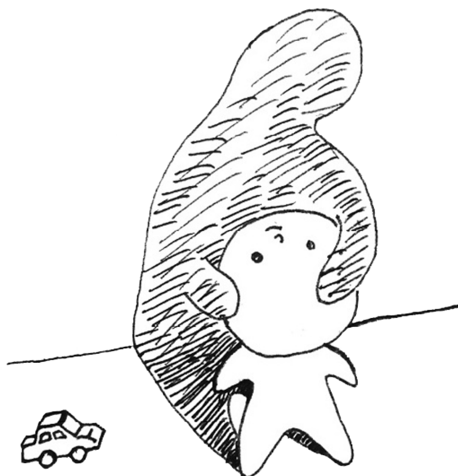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真正难的并不是拥有相同的答案，而是面对相同的“问题”。事实上，“问题”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而几乎是一个人一个样，每个人主观关心的点、在意的点不同才使问题成了问题。因此，我们经常会碰上一些对问题（在我们看来已经是非常明确的问题）答非所问的人。事实上，这些人对我们认为“这是问题”的事情很有可能压根儿不认为是什么问题。当我们周围都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会感叹，会焦躁：“啊，为什么大家都不能理解呢？”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客气地说，一个问题不管对自己来说是多么重要，那也只是对自己而言，而且也有可能只是由于自己的过分在意而产生的幻觉。原本就可能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当然也就不能期待他人对此的“回答”是相同的。

这么想的话，怎样才能“相互理解”这个问题最终就变成了怎样才能“共有”彼此的“在意之处”。但是，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我们经常容易陷入“在意别人能否理解自己的在意之处”（“对在意之处的在意”等

于“在意的平方”），这样一来，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只会陷入“自我意识”和“被认可的渴望”这一泥沼中。哎呀，这可就麻烦了啊。

虽然如此，但是根据我乐观的预测，穿过这个泥沼之后，将会看到明朗的晴空。那是产生与“拥有对问题的共同答案”不同的“相互理解”的希望。例如“你就是你，就那样存在于那里”，假如某一天我们彼此仅仅在这一点上能够“相互理解”，那就不是要求针对某个问题拥有共同的答案了吧？到了那个时候，或许我们就能彼此理解，善待对于每个人来说“自己的人生”是谁都无法分享的这一“难以分享之处”了吧？

Q10：思考，该怎么做才好？



这世上不存在“思考方法手册”之类的东西。在本来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道路，这就是思考。那么，怎样才能使自己拥有“思考的能力”呢？“思考”究竟要做什么呢？我们经常听人说“再好好思考一下”，但是，究竟是要再好好做什么呢？大人们、老师们总是很轻松地说着“思考的能力”之类的话。但是，这究竟是什么呢？我们首先应该思考的是这些吧。

柏端达也：

“好好思考这件事比想象中更难。”

思考复杂一些的问题时，我经常会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就像在慢慢画圈一样，某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总是在逆时针走。于是我就试着顺时针走，结果思绪怎么也集中不起来，感觉就像是金属丝穿错了方向一样，怎么都不对劲。看来，我在思考的时候是不能顺时针走的。

思考的内容当然是很重要的。要明确自己在思考的是什么，不要被其他的事情绕住。当想求正确的值时，耳边有人不断地念各种数字会怎样呢？你必须要坚决地屏蔽这些噪声。

身体一些微妙的朝向，和思考的内容无关，但会影响我们的思考。因为与思考的内容无关，所以我们有可能不会发觉它在影响我们的思考。有一些噪声，因为与思考的内容有关，所以很清楚地会影响我们的思考。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噪声，它们虽然与思考的内容密切相关，但是我们往往意识不到它们在左右我们的想法。

一般来说，先入为主会使人们思考的宽度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狭窄。例如我们认为乘飞机当然是要坐着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被这一常识所困，或许会想到飞机也可以像通勤列车一样让乘客站着乘，这是一种有效的、划时代的方法。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先入为主就不再是“先入为主”了，但是依然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比如我们即使听了上面所说的这种新的乘飞机方式，但是也还是会希望坐着乘飞机吧。并不是说划时代的就都是好的。

我们对不同的主题和内容，有着无数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受到这些观念的局限。我们没有办法意识到所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没必要这样去做。时间是有限的。人类正是将无数的事情作为理所当然的前提才开始进行思考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在使我们的思考内容变得狭隘的同时，也使我们的思考变得具有可能性。

还有，人类总是无根据地、不自觉地把自己想要相信的事情当作真实。例如，“自己并不是一个坏人”这种想法，可能只是“不希望自己是坏人”这一愿望的产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事情都可以按照自己希望的那样去思考。事实不如说正好相反。有一个词叫作“紫镜”，据说在20岁的时候记住这个词就会立刻死去。“紫镜”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在努力不要想“紫镜”这个词的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去想。

那么，该怎么做才好呢？看起来要好好思考让自己满意是很难的。各种因素会在不知不觉间左右我们的思考，其中有很多因素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其中有一些构成了思考不可或缺的前提，所以我们不可能把它们全部都去除。没有一本手册会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好好思考让自己满意，但是我们或许可以经常思考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自己的想法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朝着预想之外的方向走偏了。我们能说的也就是这些吧。

野矢茂树：

“思考，就是创造、改变我们所见。”

我们先绕远一下，先从“看”这个话题说起吧。

我们来看某个东西，什么都可以。看某个东西，并不意味着只看这个东西，还在看这个东西和无数其他东西的关系。例如，桌上有一本书。关于这本书，有作者，有印刷的人，还有卖这本书的书店老板，还有读这本书的其他人。这本书，就这样处于与无数的人、无数的物、无数的事的关系中。所有事物都处于跟其他无数事物的关系中，我们看事物的时候，就包括看这一切。

如果关系发生改变，即使事物本身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对其的看法也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有时候是细小的、微妙的，有时候又是巨大的、激烈的。假设朋友心情不好，可能是在因为什么事情生气，但是如果他是因为你刚才所说的某句话而生气的话，事情又会如何呢？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朋友生气的表情在你眼中不会发生变化吗？你会明白最初以为与自己无关的心情不好原来是由自己的某句话造成的。于是你会在之前没有发觉的关系中重新看待朋友的态度和表情，这种态度和表情在你眼中将呈现出新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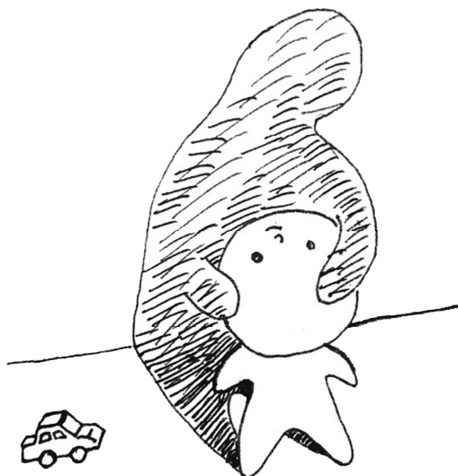
无论什么东西，都处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当中。我们思考的就是这种关系。这种思考，使“看”成为可能。因此，正如知道朋友不开心的原因是自己那样，在我们发现新的关系时，我们的看法就会发生改变。思考，就是令“看”这个行为得以成立，且使之改变。

我在之前的问题中说过，当喜欢上某个人时，世界的模样将会改变。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喜欢上某个人，于是，看待很多事物时就会与这个人联系起来。有开心的事情时，就会想“要是能与那个人一起分享就好了”；当自己一个人时，会因为那个人不在身边而感到寂寞。很多的事物都与那个人联系在了一起，于是，整个世界就变得不再一样了。

当我们心中有疑问，在思考答案时，我们想要抓住自己还不知道的关系。这个周末怎么过？——可能眼前的这本书有相关的答案，也可能水族馆是相关的答案，也有可能在我们这样思考的时候，看到电影的宣传海报，得到答案“就是它了”。

追求喜欢的人的心情，寻求问题答案的心情，这些心情使得我们在新的关系下，以一种新的看法来看待事物，这就是“思考”。因此，即使你没有抱着胳膊“唔——”做沉思状，这个世界也还是在思考的。

Q11：科学可以令我们了解一切吗？



这并不是问科学家到底有多大能耐的问题，而是一个原理性的问题。即假如科学家拥有超人那样的能力，科学已取得了终极进步，那时候科学可以解释世上所有的问题吗？科学是否有其界限？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会有呢？还有，科学是否是我们了解世界的唯一方法？我们还会用除了科学之外的方法来了解世界吧。如果是的话，那是怎样的方法呢？

伊势田哲治：

“只要有调查的方法，就会得到值得信赖的结果。”

科学当然不能令我们了解一切。即使是“明天会下雨吗”这样司空见惯的问题，以今天的科学水平也还是不能做出准确回答。

科学无法了解的不仅仅是未来的事情。假设发生了杀人案，警察就会进行“科学调查”，也就是对犯人留下的指纹、毛发等进行科学分析。但是，在这种调查下，有时候能找到犯人，有时候并不能找到，因为真正聪明的犯人是不会留下指纹、毛发的。所以即使是过去的事情，依靠科学也不能完全了解。

那么，如果是现在的事情，科学能了解一切吗？假如我们问科学家“外星人存在吗”，我们大概只会得到“不知道”这样的答案吧。现阶段既没有证明外星人存在的证据，也没有证明其不存在的证据。这种时候，也只能说不知道了吧。

看了这么多科学无法回答的事情，我们反而会想问：“我们通过科学可以了解什么呢？”科学令我们了解了很多事情。这个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个世界有怎样的力在发生作用……这些由科学阐明的知识应用到了我们身边的各种产品中。例如，汽车导航中就运用了“相对论”这样看起来很难的物理学理论。随着生物的身体结构、病因等被科学不断阐明，以前无法治疗的很多疾病现在已经可以治愈了。因此，虽然还有很多依靠科学无法了解的事情，但是同样也有很多依靠科学能够了解清楚的事情。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我们的思考不要止步于此，要想得更远一些。比如，科学能够了解的事情与科学无法了解的事情，其差别在哪里？

前面举出的例子，诸如明天的天气、杀人案的犯人、外星人，这些事情的共同点是“无从调查”。对于这样的事情，或许可以问占卜师，得到如“犯人就是管家”这样的回答，但是这种占卜有命中的，也有没命中的，它当然不是科学。

相反，对于那些可以调查的事情，科学就可以给我们非常值得信赖的答案。科学使很多事物都有了可以调查的方法。显微镜、望远镜等观察工具，准确度极高的实验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的统计学方法等，科学调查将很多因素组合在一起，产生出可信度极高的信息。我们可以试着想一下，用“命中与否”都不能确定的占卜来做汽车导航的话能否成功呢？

也就是说，对于可以调查的事情，得出可信度尽可能高的信息，这就是科学的用处。同时，对于那些无从调查的事情保持沉默，也是科学的重要特点。会回答说不知道外星人是否存在，这也是科学的一个优点。

柴田正良：

“世界没有简单到可以让我们了解它的全部。”

只要想想“了解”是什么意思，就会知道通过科学了解一切的想法是多么异想天开。当人们说了解什么的时候，一般指的是两个意思。一种是就像用自己的眼睛、耳朵确认过的事实那样“全盘接受某事物”，另一种是可以对自己已经接受的事实“进行说明”。

但是，不管是物理、化学这样的自然科学，还是社会学、经济学这样的人文科学，科学提供的“说明”基本上都是针对“是用怎样的方法使其变成这样的”（how）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是针对“为什么会这样”（why）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两个问题，虽然解释起来比较麻烦，但是简单来说，前者要求的是“基于原因的规则说明”，而后者要求的是“基于理由的正当化”。就好比是“为什么樱花到了春天会盛开”与“为什么不能做小偷”这两个问题的区别。

假设从量子力学到心理学，所有科学的说明都对应恰当的情况，所有的现象都被无一遗漏地进行了说明，即使是在这样毫无可能的情况下，人们依然会对所有说明的最初的依据提出疑问“是用怎样的方法使其变成这样的”（how）。不，毋宁说，人类总是情不自禁地对依据的依据进行提问，提出如“宇宙为什么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的问题。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进行“说明”的话会产生什么情况呢？一般来说只有如下三种可能性。（1）不断回溯说明的依据，说明将没有尽头。（2）说明L的是M，说明M的是S，但是说明S的又是之前的L，像这样，说明陷入无限循环。（3）不想无限制地回溯依据，于是就在

任意一处中断说明。

这三种情况中，任何一种都留下了科学无法说明的东西，也就是“无法了解”的事物。

此外，刚刚所说的“为什么”（why）这样“基于理由的正当化”的提问并不是科学的问题，所以其答案（如果有的话）也并不是依靠科学就能知道的。有不少哲学家认为，像“为什么这个世上会有恶的存在”这样只要是人就会不由自主想要去问的问题才是真正应当问的问题。

再比如“你的父母为什么会在这个世间相遇”“你因何而生”这样的问题，让人像从古希腊以来一直在追寻“为什么有事物存在而不是全然虚无”的诸多哲学家那样，发现正因为人是有限的存在，所以总是情不自禁地对那些科学也无法回答的诸多事物提出疑问。这个世界充满谜团，所以才如此有趣。

Q12：什么是不好的事？



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说的是盐吃太多的话，就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不好的影响。那么，当我们说“不好”的时候，是指对某些事物来说是不好的，还是指绝对的不好？“绝对的不好”是什么呢？有什么东西的不好并不是针对特定的事物来说的，而是其本身就是不好的呢？

大庭健：

“‘不好的事情’与‘不可以做的事情’的关系。”

“不好”这个词，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用。当孩子自己一个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家里人问“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的时候，孩子会明白家里人问的是什么。下雨天去奶奶家的时候，奶奶说“天气这么不好还过来看奶奶呢”，孩子能够立刻明白奶奶在高兴什么。不仅如此，当被大人责骂说“不可以再做不好的事了”，孩子也能够完全明白大人在说什么。但是，如果问孩子“不好的事，究竟是指什么”，结果会怎样呢？就算是大人也很难说清楚吧。

“不好就是不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可能听起来非常明白易懂。但是“不可以做的事”又是指什么事呢？对此，回答“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不好的事情”根本不能够成为答案。如果仅做这样的回答的话，就相当于只是在说“不好的事情就是不好的事情”或者“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不可以做的事情”。

那么，“不好的事情”和“不可以做的事情”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吗？这是不可能的。人们仔细考虑之后，确定一件事情是“不好的”，就会努力不让自己去做。只要人们知道“不好”这个词的意思，就会自然而然这样去做。如果嘴里说着“这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却根本没有停止做的意思，那么这个人根本没把这件事看作“不好的事情”，“不好的”这个词在他的理解中仅仅是“社会上认为是不好的”这样的意思。

那么，不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不好的事为什么不可以做呢？我想大家小时候肯定被教育过“不可以做讨人厌的事情”。那么，“讨人厌的

事情”就是“不可以做的事情”吗？当然，这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完全一样。打针、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这些事情谁都不喜欢，但是不能说这些就是“不可以做的事情”。

打针、被别人指出缺点，会令人感到痛苦，所以谁都不喜欢，但是从长远来看是对人有益处的。也就是说，即使对方不喜欢，但是如果有必须要这么做的“缘由”的话，就不会被阻止说是“不可以做”。所以，可以说，在人们讨厌的事情当中，不可以做的事情，是指那些给对方带来“没有缘由的痛苦”的事情。

当然，在这里并不能直接就断言“不好”就是“给别人带来没有缘由的痛苦”，因为还有一些问题有待厘清，比如哪些事情会带来“痛苦”？“有/没有缘由”是指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给别人带来没有缘由的痛苦”这一点构成了不好的事情的核心部分。

田岛正树：

“没有什么事情是‘没有会更好’的。”

这世上原本就没有那么多本身就是不好的事情。不管是“任性”，还是“逃课”，对于行为者本人来说或许是“好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么做的话，最后可能也不会觉得很开心。这么做会讨人厌这一点暂且不说，首先自己就会感到无聊。于是，我们就会明白“随心而为的状态”并不能让自己得到真正的满足。但是，最初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认识到这一点的，因为我们心里想的是“这世界也不过如此”。

要认识到这些行为是“有缺陷的”“不好的”，要等到我们认识到这世上还有更有意思的事物，更开心的事情。到了那时，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欠缺了什么。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千方百计想要得到那欠缺的东西。比如，朋友就是这样。只有自己一个人玩儿的时候，觉得这样也很好。但是，当有了朋友之后，因为知道和朋友一起玩儿比之前自己一个人玩儿要开心很多，所以就算是彼此经常吵架，也不会产生“还是不要朋友比较好”这样的想法。正如就算手指受伤了，人们也不会觉得“还是不要手指比较好”。因为伤口带来疼痛说明身体在努力自我恢复，这本身并不是不好的事情。

这世上有很多“伤口”，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人在受苦，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说“那些人一开始不存在就好了”。像这样对事物下简单结论的人会犯下愚蠢的错误。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也没必要因为同情受苦的人就去跟他们一起受苦。因为当手指痛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对手指表示同情吧。我们只会调整整个身体，努力让伤口赶紧痊愈。因为如果整

个身体不健康的话，就不能期待伤口能够早日痊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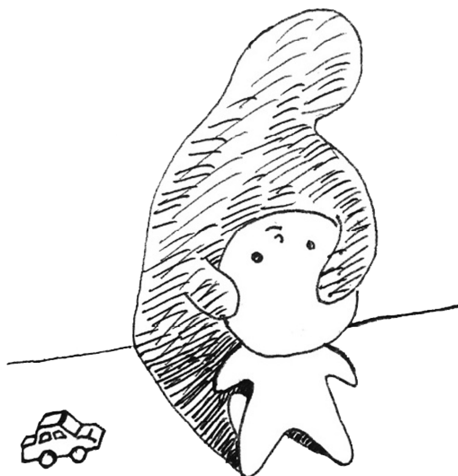
如上所述，事实上并不存在那些没有会更好的“不好的事”，只是经常会有一些“看起来不好的事”，这些事就像疼痛一样，是暗示着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必须要做什么的信号，所以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或者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去处置。

那么，纯粹的恶意是不存在的吗？“欺凌”“妒忌”呢？事实上，这些并不能给实施者自己带来益处。他们是想要通过把他人变得不幸而使自己感到幸福。他们不是去提升自己，而是想要把别人拉下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或许原因之一是这些人太想跟上别人的步伐了。由于跟他人步伐太过一致，以至于没有区分自己和他人，所以即使是些微的不同，也会感到是充满恶意的背叛。妒忌这种情绪一般也不是针对那些远离自己的优秀的人，而往往是在同伴中有人稍稍比自己优秀的时候出现。于是诱发了不合常理的敌意和攻击。

所以，针对这些“恶”的处方并不是去消灭这些恶，而是要调整自己的脚步，不要想着与别人保持同一步调，学会欣赏别人与自己的不同，至少不要把这些不同演绎成对对方的明显敌意。与别人保持同一步调这件事本身并不能说是不好的，但是过度要求这一点的“善意”却往往会催生出恶意。

Q13：像自己是指什么？



“像自己”——现在似乎变成了一句口头禅。但是，越是这样的语句，就越是要注意。这世上并不存在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断定这就是自己。自己是一种更难抓住的东西，而“像”是一个想要把具有哪些特点才像某个事物这一点纳入固定框架中的词语。所以“像自己”这个词就是想要把无法抓住的自己用“像”这个词纳入框架中。我们必须意识到这其中隐藏的危险。

鹫田清一：

“不看他人面前的自己，就看不到什么是‘像自己’。”

突然这么说，可能大家觉得有点意外，但是我还是要说“像自己是指什么”是个很奇怪的问题。在提问之前，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是否奇怪，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为什么我说“像自己是指什么”这个问题很奇怪呢？

“自己”应当是存在的，但是又不能确信是否真的存在，于是就询问是否有像“自己”的征兆。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也就是说，提问者还不明白“自己”究竟是什么，甚至连“自己”是否真的存在都还不确定，就去寻找其表现和征兆了。有人说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很在意表现得是不是“像自己”，所以自己也不由得在意起来……听了这样的话，更让人觉得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有可能半途而废的问题。

即使我们能够发现“像自己之处”，并且将其称作自己的“像自己之处”，但其实那也已经不是自己了。因为我们变成了之前没有看到的那个自己，拥有了原来不认为自己拥有的部分。因此，当我们拥有“像自己之处”时，我们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自己时，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

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寻找自己呢？我认为人们寻求“像自己之处”是因为他们想要拥有这个样子或者想要成为这个样子。这样的话，“像自己”就变成了不像（现在的）自己。

反之，不想要成为某个样子的“原本的自己”又在哪里呢？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正在询问“像自己之处”的话语中就会自然而然出来“像自己之处”了。但是，我们正是因为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所以才会问这个问题。于是，从结果来看，“像自己之处”就是“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们情不自禁地想问这个问题”。

是的，关于“像自己”这个问题的讨论，不管是何种形式，最终都是白白浪费时间，毫无进展。人们为了确认自己与自己是否一致，才问“像自己之处”，但是问这个问题的人其实已经承认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认为自己和自己是不一致的。

“原本的自己”“本来的自己”……这样的说法之所以奇怪是因为持有这种说法的人故意不去看可以最真切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场景。是的，就是在他人面前，在他人之间的自己。他们总是向自己问自己，把自己置于一个封闭的状态中。自己是作为与某个他人相对的，作为他人的他人而存在的。因为提问人对这一点视而不见，所以关于“像自己之处”的提问最终只会白白浪费时间。

熊野纯彦：

“像自己有时候是不负责任的，不自由的。”

有这么一道从以前流传下来的智力测验：10千克大米落地时会发出声音，那么千分之一粒大米落地时会怎样呢？

你认为不会发出声音吗？但是，10千克大米和千分之一粒大米之间存在着一个比例。这么说的话，不同的声音之间是不是也存在着相同的比例呢？

这个问题是一个名叫芝诺的埃利亚人向普罗泰戈拉提出的，虽然问题的形式稍稍有所变化。芝诺就是那个提出了著名悖论“阿喀琉斯跑不过乌龟”的人，普罗泰戈拉则是苏格拉底的论敌诡辩家（智者）的一员。

像自己，不像自己，我们确实经常说这样的话，而且我们还会说“像他”“不像他”。但是，不觉得这样的说法有点奇怪吗？

当我们说这样的话来评价他人的时候，我们心中是不是已经对这个人有了一个固定的印象呢？比如“他不是那样的人”。但是那个人自己听到这些的时候可能会生气呢，可能会说“请不要随便定义我”。

那么，如果像这样评价自己又会怎样呢？简单而言，像自己这一点是由自己的所有言行构成的。也可以说是自己言行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其实也是由言行来决定的。

假设你说了“不像自己”的话，或是做了“不像自己”的事，比如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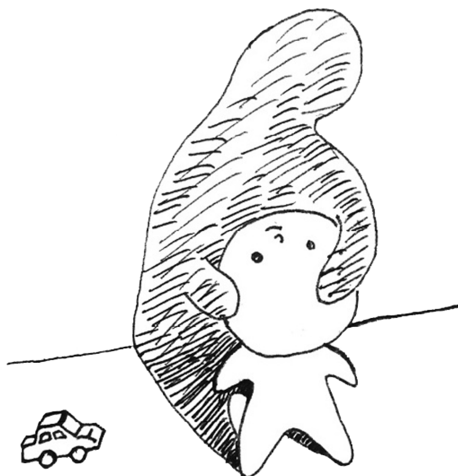
了朋友，或是逃课，但事实上，你就是会说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事的人，至少会做一次，或者说是会经常这样做，只是你自己不想承认这一点。这个时候，或许你就会用不像自己来为自己找借口了。

而且，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像自己”，不觉得有点压抑吗？

认为自己性格畏缩的你，或许某一天会碰到一个很好的人，然后下定决心向她（他）告白，或者是知道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让你感到快乐的运动，然后沉醉其中。像这种时候，“像自己”什么的，发生变化也没关系啊。

还有一个著名的智力测验。“当球穿不过洞的时候，是球太大了，还是洞太小了？”无论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都没关系，因为我们不知道洞和球是不是为了对方而存在的。但是，事实上你所说的答案就是“像你”的一部分，不过如果你真的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话，那么刚刚所说的“像你”之处就无关紧要了。

Q14：漂亮的东西为什么是漂亮的？



漂亮的东西并没有为什么漂亮的原因。话虽如此，但是当别人说自己不认为漂亮的东西很漂亮时，就会想问“为什么”。这并不是在问原因，而是想要了解对方的看法。相反，对方通过被询问“为什么”，也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想法，而且，可能还会带来超越自己此前想法的冲击。我们先是被剥夺了语言，然后再去寻找语言。

神崎繁：

“来自‘别扭鬼’的劝告。”

春天，看到樱花开满枝头，会情不自禁地喊出：“真漂亮！”或者，在冬天晴朗的早晨，远眺白雪覆盖的富士山，谁都会感叹“真漂亮”吧。

但是，正如以前和歌中所吟唱的“世上若无樱花开，春日亦得心安宁”（在原业平），从花开之前老是想着花什么时候开，等到花开之后就开始担心花什么时候会谢，于是就觉得都是因为有樱花的缘故，要是没有樱花，就能够更安心地迎接春天了……像这样“别扭鬼”似的心情，我觉得也能理解。事实上，太漂亮的东西有时候也会成为扰乱人心的原因。

说到“别扭鬼”，说的是那些对于像樱花、富士山这些从古至今被人喜爱的东西，觉得太过平凡，反而说梅花比樱花好，喷着浓烟的荒凉的樱岛、浅间山比富士山好的人；再比如说像梶井基次郎那样老是讲一些骇人听闻的事，认为樱花树下埋着尸体，樱花妖艳的美丽就是来源于此的人；还有像葛饰北斋那样，不满足于常见的富士山，非要画细长的富士山、朝霞下一片火红的富士山的人。像他们这样对传统的、固定的樱花印象、富士山印象提出异议，大约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吧。

类似的体验我们应该也有过吧。看到朋友加入了少年棒球队穿着棒球队的队服，一方面觉得很羡慕，另一方面又嘴硬说棒球比起足球来太老土了，自己一点都不想穿棒球队队服。

事物的价值不是由事物本身决定的，而是根据时代、文化、各种人

际关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是真相的一部分。所以，可能有人会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一旦这么想的话，刚刚自己认为“漂亮”的基础就不存在了。因为即使你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至少现在你认为“那个不漂亮，这个漂亮”的标准，也是以某种形式存在的，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主张。不然的话，自己的“喜好”发生了变化，或者变好了之类的事情也就无从谈起了。

仔细想想的话，当有人认真地问我们，平时我们觉得漂亮的东西“为什么漂亮”，回答不上来反而是很自然的。但是通过关注这些自己平常不会注意到的身边喜好的“不同和界限”，对围绕在自己周围的世界的看法也会发生些许变化吧。这样，或许我们就不会被流行或是社会上的评价牵着走，而是可以真正面对事物本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别扭鬼”“嘴硬”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另一种不同的视角来看，世界肯定会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模样吧。

铃木泉：

“从作为装饰的漂亮事物到美丽的事物。”

当五彩斑斓的服装、鞋子、缎带、项链等用来穿戴的东西华美地呈现在眼前，演员、歌手，甚至是朋友或孩子精致整齐的容貌身姿出现在面前时，人们总是会被吸引，不由自主地感叹“真漂亮”。被夕阳巧妙变幻的红色、被大海波澜不惊的稳重蓝色吸引的时候，也有过同样的感叹吧。能够将华美与整齐同时呈现，是漂亮的人和事物的特质。

干净(注)这个词，正如“爱干净”这样的用法所示，有整齐、洁净的意思，但是这一含义仅仅是指没有脏污，而缺乏一种华美的感觉，因此不具有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叹“真漂亮”的魅力。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是华美，而缺乏整齐的秩序、端正的平衡感的话，即使会让人感到漂亮，也会因为这种华丽所带来的刺激感太强，甚至会让人感到眩晕，而无法对其产生喜爱的感觉。就像圣诞节的装饰品挂得太多，或者一下子放了太多的烟花那样，已经不再是漂亮，而是花哨了，只能说近乎恶趣味。除了华美和整齐之外，漂亮的事物还需要有能够让人产生喜爱的大小。像万花筒那样漂亮、整齐的小世界正是漂亮事物的典型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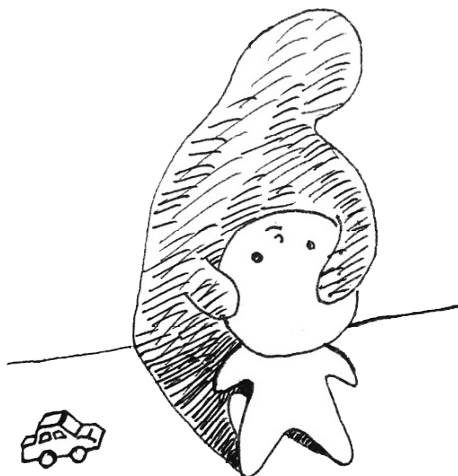
所以，漂亮的人和事物与可爱的事物是很相近的。从盆栽到模型，日本的文化被认为对于那些在小小的事物上凝缩的端正平衡有着一种偏爱，这种喜爱小世界的可爱之处的感性，使得我们倾向于赞美那些漂亮的人和事物。当我们觉得什么东西很好的时候，并不是未受影响的感性在自由地发挥作用，而是基于由各自的文化孕育的共同的感性，所以我们不能无视我们的文化中对于小而可爱的东西的偏爱。

但是，对于小的事物、对于端正的平衡感的偏爱有时候也会带来局促、狭窄的感觉吧。还有一个词，在日常生活中不像“漂亮”那样用得频繁，这个词就是“美丽”。日常生活中并不会有太多的瞬间让我们感叹美丽，但是与美丽的人和事物相遇，会令这种相遇之后的人生产生很大的变化。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仿佛将自己温柔地揽入怀中的大自然、正直的人俯仰无愧天地的姿态以及音乐等艺术。对于这些，我们产生的并不是喜爱的感觉，而是会不由自主地被带入由自然、这个人或是声音编织出来的空间中，这时，我们会不由得感叹“真美啊”。喜爱并赏玩作为装饰物的漂亮东西很重要，但是真正重要的相遇是由美丽的人和事物带来的。从孩子变为大人时，恋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是绝好的例子。

---

1. 日语中，干净、漂亮可以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即きれい。——译者注

Q15：必须要有朋友吗？



朋友，是没有就不行吗？还是“有会比较好”这种程度？或者是没有也可以？或许也会有人想回答“就算没有也没关系”吧。我也是赞同这样的回答的。但是，如果认为这就意味着“一个人也没问题”，那就错了。我们所有人，不管愿意与否，都已经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了。在充分了解这一点之后，关于朋友，你有何想法呢？

清水哲郎：

“人是以‘大家一起生活’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会问出“必须要有朋友吗”这样的问题，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呢？

跟朋友快乐玩耍之后，在分别时互相约定“下次再一起玩啊”“下次一定啊”的时候，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时候会从心里觉得“有朋友真好”。如果这个时候有人问“必须要有朋友吗”，肯定会回答“是不是必须不知道，但是当然是有比较好”。

和好朋友因为偶然的一点小事吵架了，说着“不跟你好了”“好啊，那就不要一起玩了”，分开时，一边想着“朋友什么的真是没意思，再也不要了”，但是心里还是有些失落，这个时候就会想要问这样的问题了。

正因为有“吵架”，所以朋友才是必要的。对于我们来说，除了家人之外，最亲近的人就是“朋友”了。朋友是彼此“合得来”的人，是“一起”做很多事情的人，是“关系好”的人。

在家人之外，在对等的立场上，出现觉得和自己“一样”的人，是人际关系网络从家庭扩大到外部世界的第一步。但是，朋友并不总是跟自己一起的，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吵架。在家人之间很少会有真正的吵架，就算吵架了，关系也有修复的可能，因为彼此原本就是在一起的。但是，朋友之间，一个处理不当就可能会绝交。就算彼此都觉得“可惜”，也可能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关系。也就是说，交朋友，就是跟与自己“不一样”的人相处的第一步。世上还有很多更“不一样”的人存在，

我们最终必须要能够与这些人好好相处，达到这一步的入门级就是交朋友。那么，要怎样相处呢？要承认相互之间“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也挺好”，然后和对方“和好”。对方肯定也是想与你和好的。

想问“必须要有朋友吗”这样的问题，或许是在这样的时候：因为搬家不得不与要好的朋友分开，为了减轻这种分离的痛苦就跟自己说“我不需要什么朋友”；又或许是因为搬家之后不适应新学校新班级，感觉自己被班级同学排除在外了，于是就逞强说“我自己一个人也无所谓”。

为什么会特意跟自己说“我自己一个人也无所谓”呢？正是因为感受到了“一个人很孤单”所以才会这样说，所以才会问“为什么必须要有朋友”吧。所以，问这个问题的人，通过问这样的问题，其实已经有了答案：还是有朋友比较好。会觉得“一个人很孤单”，是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人是以“大家一起生活”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如果不能自然地产生“想要和大家一起生活（等于‘一个人很孤单’）”的想法，那就麻烦了。

一之濑正树：

“其实是不存在‘孤孤单单一个人’的。”

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去做什么事情，会觉得害怕，还会觉得羞耻。我曾经也会这样觉得。大家会自己一个人坐电车，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去面店吃面吗？如果已经是大人了，可能这些都没什么，但是在小时候，是不会去做的。但是，如果是和朋友一起的话，就不会感到害怕，也不会感到羞耻了。吃午饭的时候，可以跟朋友一边聊天一边开心吃饭。相反，如果不是跟聊得来的朋友一起，而是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吃午饭的话，就很容易被别人认为自己没有朋友，这很让人讨厌。与其被人这样认为，还不如自己躲起来吃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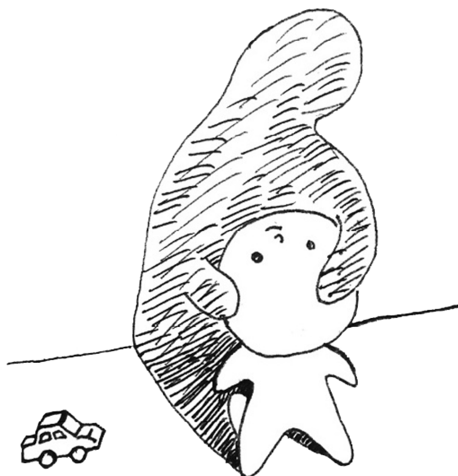
那么，朋友究竟是什么呢？

有一个词叫友情。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遇到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助，会让人觉得很安心，会让人觉得充满勇气。去帮助那些在地震和海啸中受灾的人，我想也应该属于友情的一种。朋友应该就是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跟自己在一起的除了自己之外的某个人吧。“跟自己在一起”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世上还有一些人因为“孤孤单单一个人”而被孤独折磨着，甚至还有人死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被人发现。比起那些有家人、有朋友的人，“孤孤单单一个人”很容易让人觉得很悲哀。但是在这里，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孤孤单单一个人”是什么？是指世界上只有自己一个人吗？是指只存在自己一个人吗？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不是吗？

我们不妨这样想：和朋友在一起就是跟除了自己之外的某个人在一

起，但是在一起并不局限于对方就在自己眼前，可以通过写信，通过视频，通过照片在一起，还可以通过回忆，通过自言自语叫对方的名字，或是通过想象在一起。原本我们每个人就都是由父母所生，使用别人制造的工具，通过向别人学习技能，才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我们都是因为某个人的存在，才活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事实上我们每时每刻都是和别人在一起的。我们看到碗，碗的背后有制作它的人存在。如果我们静心感受的话，肯定还能感受到制作者制作这只碗的时候手心的温暖。家人或者宠物死了，我们通过在脑海里回忆跟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就能跟他们在一起。当我们读书、看街景、触摸动物或植物的时候，我们也能感受到在一起的某人，也就是朋友。不，就算是以前的自己，如果跟现在的自己很不一样的话，或许就像是自己之外的某个人，当回忆起以前，呼唤以前的自己时，我就跟以前的自己在一起了。这么想的话，事实上是不存在“孤孤单单一个人”的。没有人是没有朋友的，不仅如此，像“孤孤单单一个人”这种想法事实上也是由别人教的呀！大家试着这样想想如何？

Q16：怎样才能待人亲切？



怎样才能待人亲切呢？事实上，这个问题比表面上看起来要难回答。因为妈妈生气了，所以不得不对妹妹亲切一点的哥哥，还不能说是“待人亲切”。亲切是与人的行为方式无关的，却与这个人的内心有关。徒有其表的亲切并不是真正的亲切。要真正做到亲切，人本身也必须是亲切的。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亲切的人呢？

斋藤庆典：

“你需要学会的是多为他人着想。”

我们经常被教育要待人亲切，要关爱他人，但是这究竟是要我们做什么，怎么做呢？我也跟你一样，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困惑。如果有人说“多想想别人”，当然也会想，但是这和为他人着想似乎又有所不同。

想要关爱他人的人，是通过思考来找到能够为别人做的事情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等人说“你去给我做什么什么”不就行了吗？不能等别人这样说了之后再去做吗？你听到有人说“不可以这样”了吗？我们要怀着真诚，发自内心地亲切待人，要不等别人说，就自发地去做。

嗯，可是这样去要求人，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因为这是命令人、强制人去做自发的事情。一旦被强制，我们做事情就会失去自发性。不仅如此，而且还要求必须是满怀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亲切，这就更是无稽之谈了。这不就是自欺欺人的“伪善”吗？

对于你的这些想法，我也深有同感。重要的是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别人解决这些困难，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满怀真诚，是否亲切。即使是态度不大积极、不大乐意、不太情愿，这些还是应该去做的事情，不是吗？虽然我们不是总能够做到那些应该去做的事情。

我们是做不到独自一人生存的。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出生，死了之后也需要有人处理后事。我们自己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是很有限的，跟别人生活在一起才能做到的事情则数也数不清。为了保持这种与他人一起的生活，并使之顺利，就必须要有规则和礼貌。规则是

指禁止损害共同生活的具体事项，一般都以“不可以……”的形式出现。

但是如果仅仅有规则，与他人的共同生活也不会那么顺畅。为了使共同生活更加丰富，就必须要更积极地构建与他人的关系。此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看待事物。能够预想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于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与他人的关系，我认为这种技能就是礼貌。也就是说，礼貌的本质就是为他人着想。

希望不要把这种为他人着想与待人亲切、关爱他人混为一谈。因为这不是一种心理，也不是自发性的，而是在丰富的共同生活中必备的技能，是应当学会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具备的不是亲切，是为他人着想。

最后再多说一句。我并不是要否定待人亲切，如果你发自内心地想要对谁亲切，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之所以很好，是因为你自己想要这么做，即使帮不上对方什么忙。亲切是谁都不能要求，不能强制的，所以才很好。

渡边邦夫：

“亲切是自己的实力之印。”

随着经验和年龄的增长，很多东西看起来都会变得“亲切”。成长的环境也会改变人们对亲切的理解。此时此刻对这个人怎样做才是亲切的，这个问题必须要思考一下才能确定。像这样的事，小学生也都经历过。但是，如果是明确的“不亲切的事情”，则是不好的。而作为“不亲切”的事情的反面，一般大家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待人亲切”是一件有着积极意义的事情。我们认为待人亲切是“人心所向”。

待人亲切是很重要的，但是其表达方式却常常出现问题，这是为什么呢？难处在于，如果太过于追求待人亲切，看起来就很假，会被人认为是想出风头，多管闲事，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意识的话，则会连朋友的大事都袖手旁观。当我们开始思考做些什么时，要做到亲切待人还是很难的。尤其是随着当时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的变化，亲切待人这件事的含义也会有所变化。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无关那些我们必须要记住的“礼貌”“道德”，此时自己的状态关系着亲切的内涵和分量——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会出现在哪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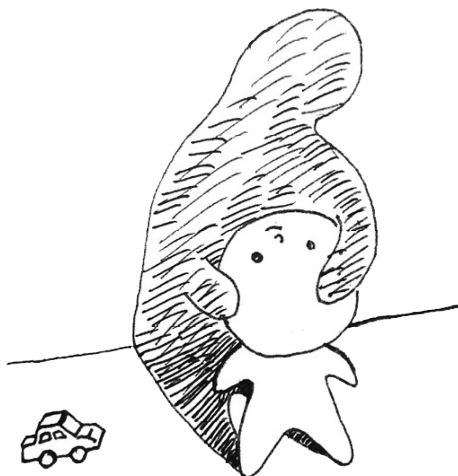
问题在于，“做自己”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紧密。我和你是不同的人，社会是包括了我们在内的大集体。但是，在我们的自我印象中，不在我们之外，而是在我们之内，就包含着“与别人的关系”或者“与社会的关系”这样微型的社会。这种自我印象像镜子一样映照出我们此前的行为。别人的这种自我印象，我们一般很难推测，但是一般认为通过其瞬间的态度和情感表现可以准确地反映出

这个人是如何看待自己与周围人的。

只要不是那些把奉献自己作为目标的人，一般都不会把亲切待人作为自己做人的“一种准则”。但是，怎么过自己的人生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从结果来看，“不能亲切待人的人”，其人生是有缺陷的。我们做事的经验会在心中累积，产生出对自己和他人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新感受。因为在和别人的关系中，自己所做的事情会在自己心里留下某些东西。如果别人采取的是无所谓的、偷工减料的行为，那么心里就会养成偷工减料的习惯。不管是自我印象还是作为人的情感都会发生很大变化，而这些又会影响到行为。如果某个人明明可以出手帮助的，却袖手旁观，那么他并不是忽然变成这样的，而是从某个时候开始一直有着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如果某个人在和他人的接触中总是能够让自己的行为表现得更好，那是因为他从不采取轻视别人的态度，所以才使得他现在的想法和情感都如此丰富。

因此，能够亲切待人这一点会以某种间接的方式，在拥有各种目的的“人生意义”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Q17：艺术为什么而存在？



这个问题问的是两件事情——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和欣赏者。那么，为什么而创作呢？又是为什么而寻求并接受这些艺术呢？艺术作品必然存在着某些超越理解的方面。不仅对于欣赏者来说如此，对于创作者来说同样如此。创作者创造了超出自己理解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是多余的累赘物，正是这些超出的部分才是艺术的力量和生命所在。这种力量，是什么呢？

山内志朗：

“情感为寻求表达才产生了艺术。”

艺术为何而存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要思考艺术究竟是什么。艺术不在美术馆里，而在我们身边，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必需的。它绝不是高不可攀的，也不能是高不可攀的。所以，流行音乐、动漫也都是艺术。艺术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有某种外在的形式。

那些被高价买进卖出，成为商业对象的东西被人们称作“艺术”，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艺术并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存在的，它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东西。

人类负重而行，这种沉重来自未来、死亡这些看不见的负荷。我认为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支撑着人类不被这种沉重压垮的就是艺术。

如果把人类的生活比喻成走路的话，你会采取怎样的走法呢？是以金钱和名誉为目标，要先人一步地跑步前进吗？是沉溺于酒精和赌博，踉踉跄跄蹒跚前行吗？是躺在地上等待有人将自己扶起来吗？是自己失败了，想要让别人也尝尝失败的滋味，不停地给别人使绊子吗？艺术与这些走法都不一样。

人生就像是背对着未来不停后退，我们看不到未来，我们的背后是责难的石头还是轰动整个会场的声援，只有到了未来看到的时候才知道。只有那些相信眼下看不到的东西的人，才能背对着未来以倒退的方式前进。那些害怕看不到东西的人，无法朝未来前进一步。

人生就是由那些一想起来就会捂住胸口后悔不迭的失败累积而成的。那些没有得到表达的情感想要寻求自己的名称和形式，为此不断翻腾，这种无法抑制的表达的冲动产生了艺术。只要没有得到表达，情感就没有自己的名称。它就不会在记忆中沉静下来，而是会不断折磨我们的内心。所以，艺术是必须的。不管是咒语、歌曲，还是舞蹈、大叫，只要在人们之间流传、流通，就可以称之为艺术。

艺术不仅仅追求“美”。美是能够吸引人的心灵的东西，它很重要，但并不是艺术的本质。艺术的本质不在现实当中，而是在超越现实的地方。当然，其形态也可称之为“美”。

那些因为仿佛要将人压垮的悲伤而流出的泪水，那种让人感觉全世界的喜悦都集中到自己身上的幸福，都是“美”。“美”是能够与他人共享、传播，能够在社会中流通，作为共有财产被积存起来的，但是其本质存在于当时的表达与感动中。那些传达出来的力量正是“美”。在这些场景中，人类的情感成了超越现实的基础。

以现实为基础，又超越现实，这才是人类存在的本质结构。现实不能给予超越现实的力量，而艺术的作用正在于此。

古庄真敬：

“艺术是纪念生命的共同经验。”

当我们问“为了什么而存在的”这样的问题时，就需要注意了。有时候，这样的问题包含的意思是“为了某种目的的手段”，隐藏的是只有有用的东西才有意义这样的急躁，有可能变成一种把“无用的东西”作为无意义的东西舍弃的暴力，结果将会使我们的生命变得空虚无味。

原本我们的“生命”就不是能够用“为了某种目的的手段”这样从外部来赋予意义的，而艺术正是与这种只能从内部享受的生命紧密相连的。正如“吃”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而是活着本身的活动之一，其行为本身就可回味，艺术也是我们的“生命”的活动之一，它为生命本身的幸福而喜悦。

确实，在容易陷入整天与他人比较、竞争的社会和学校中，音乐和手工课的时间很容易变成寻找一点点优越感或自卑感的时间，可能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的喜悦”。

但是，离开这些让人压抑的比较的空间，原本我们是在怎样的时候会被歌曲、音乐吸引，自己也想放声歌唱呢？或者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一般怎样的欲望才会驱使我们人类去进行艺术化的表达。这不是能够简单回答的问题，但是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不想让过去世界的色彩、光亮或是生活的情感就那样过去了，这种想法存在于想要创造“作品”的表达活动的深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想要纪念那些不经意出现的闪光生命瞬间这样一种根本的欲望，不由得想要把雨天雨滴的闪光、晴天蓝天下风儿吹过时的光亮，在它们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用歌曲的语言、

节拍和色彩形状留下来。像这样，重新发现生活在这个世上的印象、意义，从内部支撑着我们的生命。

这种艺术表达上的努力，在某些地方有着与“祈祷”相似的真诚。一位诗人曾经说过，诗就如同是“装入漂流瓶放入大海的信”。他一边祈祷他的信能够到达他称之为“亲爱的”的人那里，一边打磨自己的语言。我们也可能会在偶然碰到的作品中意外发现仿佛是写给自己的信一般的言语。千年前的和歌的回响还是那么契合今夜的月光。我们的生命和心灵的悸动都会逝去，但是在艺术（蕴含着秘密的“祈祷”）这一纪念人类生命的共同经验中，我们的心灵编织了无数种可以跨越时空距离的共鸣。这也可以称之为“艺术的喜悦”吧。

Q18：心，在哪里？



心对大脑有很大影响，但这并不是说大脑里面有心。我的大脑在我的头盖骨中，但是，我的悲伤也容纳在头盖骨中吗？不是这样的，对吧？我的悲伤令我经历的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悲伤的色彩，但是我自身仅仅身处于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的小角落。那么我自身与心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里面有困扰着我们，也困扰着哲学家们的最高级别的难题。

柴田正良：

“心哪里都不在，又哪里都在。”

我们现在正在寻找的心是指什么？是能够思考、能够观察、能够感受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心，所以它一定身处于我们身体的某个地方。以前，人们认为心在心脏之中，而现在人们认为心在大脑之中。

但是，说是在大脑之中，如果我们解剖大脑，能够找到的也仅仅是被称为神经元的神经组织、血管以及血液吧。安慰你的朋友的“亲切”在这个朋友的大脑中是找不到的，悲伤之人的大脑中也根本看不到“悲伤”。

心最大的特点在于，心是我所有经验的唯一主人公，我的心只能由我所经历的内容来构成。别人不知道、只有我才有的经验被称为“第一人称的经验”。能够接近的“第三人称的”、与他人共享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也只有通过这一“第一人称的经验”才能获得。只有我的心才能感受到的天空的“明亮”是第一人称的经验。与此相对，“天空明亮”是可以与他人共享的、能够接近的“第三人称的”世界的状态。

心哪里都不在，说的是我的第一人称的经验不存在于可以以第三人称确认的世界的任何地方，不仅如此，连我的大脑中也都没有它的存在。假设我们现在偷窥一下正在听巴赫音乐的你的大脑，你对音乐的经验不存在于正在演奏乐曲的琴中，而是只存在于你身上，但是，此时，即使是你自己，能够在你的大脑中找到的也不是你以第一人称经验的“音乐感觉”，而仅仅是第三人称也能观察到的你的大脑的神经活动。同时，由于客观世界是一个可以以第三人称共享的世界，因此第一人称

的心在这个世界中无处可栖。正如你某个时候感到的对于未来的隐约不安，在这个第三人称的世界上哪里都不存在。

但是，我的心的第一人称的经验内容，又是指什么呢？这些是别人不知道，但是自己很清楚的，比如现在感受到的寒冷、天空中的气球等你大脑中的内容。啊，那不就是第三人称世界中的东西吗？第一人称的心不存在于第三人称世界的任何地方，但是我认为心所经历的内容正是第三人称世界中存在的。如果说心就是其所经历的内容，那么心就存在于世界的所有角落。因为我所经历的一切构成了我的世界，而我所无法经历的世界对我来说就是“无”。

那么，世界是由心创造的吗？不，这也不对。作为第三人称世界的一部分，你大脑的颞叶如果发生问题的话，你就会突然听到原本已经忘记的歌曲。也就是说，你的第一人称经验会以一种你想象不到的方式发生变化，全然不顾你的意志。所以，第一人称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第三人称世界创造的。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该如何理解呢？很遗憾，并没有简单的答案。到此，我们才终于站在了关于心、大脑、经验、世界的存在论这一哲学的入口处。

柏端达也：

“心的正确轮廓是怎样的呢？”

可以称之为心的东西，是存在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不可能存在“我原以为自己是有心的，却发现这是错误的想法”这样的情况。因为如果没有心的话，就不可能意识到想错了。至少这里有一颗心，而你所说的心在那里。

假设有一颗心在这里，那么它的范围是从这里到哪里呢？并不是无限的，它是受时间限制的。我的心在百年之前（理所当然地）是不存在的，在百年之后（很遗憾）也是不存在的。当然还有空间上的限制。确实人们可以寄情思于遥远的星星，甚至可以想象星星的样子，这时，你可以说“我的意识飞到了毕宿五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心像触手一样伸了出来，真的到达了那个距离数十光年的巨大的红色星球。

但是，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心也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扩展性的点。

我们来试想一下指尖上的疼痛。我们之所以以疼痛为例，是因为疼痛也是心的重要构成要素，并不是只有思考、想象才构成了心（因此存在原始的“心”）。指尖的疼痛在哪里？当然是在指尖。有人说心在大脑中，但是指尖的疼痛不在头部（如果在头部的话，那就是头疼了）。说心在大脑里的人真正想说的应该是神经的活动对于心的活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吧。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局限于大脑所在之处了，心的位置可以扩展到末梢神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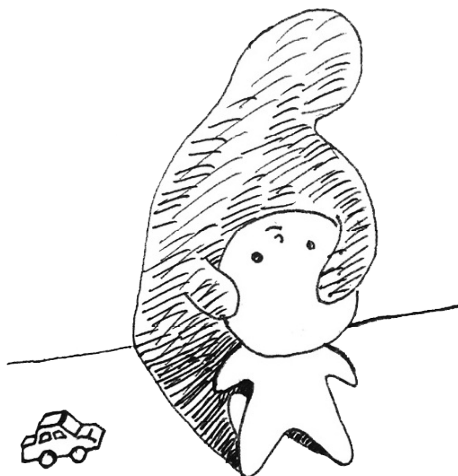
指尖有神经，指尖疼痛从结构上来说必须要有神经。那么，心的范围可以扩展到神经密布的整个人体吗？

事情可能还要复杂一些。假设指尖在离地面一米的地方，此时，指尖的神经也在离地面一米的地方。但是，当指尖疼痛的时候，这种疼痛是在离地面一米的地方吗？还是从地面开始一米都是痛的呢？假设我们不停地甩胳膊画圈，这时指尖会做圆周运动，指尖的神经和指甲也如是，那么这个时候疼痛也是在做圆周运动吗？接下来我们把疼痛的手指放进口中，这时手指就在口中了，但是口中会疼痛吗？指尖的疼痛会接近牙痛和口腔发炎的疼痛吗？我开始说些奇怪的话了吗？

我的指尖在房间内谁都可以看到的位置，我的指尖的疼痛也很明确地就在指尖。但是，这种疼痛在室内的空间中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被定位。我们不会说“离地一米的地方有疼痛”，也不会说“离地一米的地方没有疼痛”，原本疼痛的地方就不是用这样的言语来表达的。虽然心可以扩展到指尖、指甲尖，但是这种扩展并不能用一般用来表达空间的诸如“离地一米”之类的言语来进行表达。

心在这里，也在那里。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它具有一定的扩展性，但是或许还没有一种语言可以准确地表达这种扩展性。

Q19：人有了不起和平凡之分吗？



小时候，做事情做得好，就会得到夸奖：“很努力啊，真了不起！”这个时候大多数孩子都会非常高兴，而不会反问：“真了不起是什么意思啊？”还有的时候，听别人说“能做到就很了不起”，于是会为了被别人赞一声“很了不起”而去努力。“了不起”这个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魔力呢？等到成长为不再想被人称赞“了不起”的大人之后，非常想认真地问一句：“了不起是什么意思？”

鹫田清一：

“‘了不起’的人是指超越了比较的存在。”

把人分为“了不起的人”“平凡的人”，看谁更了不起，对人进行高低评价，这种事在我看来是本末倒置的。“了不起”“平凡”不是像考试、合唱比赛、选美比赛那样可以用来比较的，这是与作为裁判、观众来评判能力的高下、歌唱得好坏、容貌身姿的美丑这样的事完全不同的。

要比较人，就意味着把自己放在第三方的立场上。通过把自己面对的人作为比较对象，做出诸如这个人比那个人更了不起之类的比较。在做出这样的比较之后，这个人就立刻成为与我无关的人，于是那个人也就不再是“很了不起的人”了。因为是我把那个人选为“很了不起的人”，因此，这就意味着，比起那个人，真正了不起的应该是我。

“了不起”和“平凡”不是我们可以判断的。要遇到“了不起的人”，是要等这个人来选中我们。看到某个人的言行气场，莫名地被感染，甚至说不出话来，这种仿佛被束缚住的感觉，是与某个“了不起的人”相遇的最初体验。

有一位名叫伯格森的哲学家这么说过：“圣徒和伟人对于他人没有任何要求，并且他们在寻找合适的人。他们甚至不需要不停地说教，他们只需存在即可。这些人的存在即是一种邀请。”

“了不起的人”并不是那些总在说教，总在下指示、下命令的人，而是那些只是在那里就可以令人激动的人。一看到这种人的身影，就会产生一种向往的心情，“想要追随他”“想要向他学习”“想要变成像他那样

的人”。

当然，这种感觉在帅气的人或是成功的商业人士面前也会产生。但是他们与“了不起的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当更有魅力的人出现时，他们的魅力就会瞬间消退。而“了不起的人”即使是在别的“了不起的人”出现时，也不会失去其光芒。这是因为他并不是作为某种类型而被选出来的，而是因为他自身独有的光辉。不是某种类型，而是某种“典型”。

事实上，“了不起的人”是不存在的。重要的是你从什么角度去看他们。不管是多了不起的人，也会有自己看不到的部分。所以，在他们死后，会有家人或同事揭露他们生前不为人所知的一面并加以批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不了不起了。重要的是，在这个人身上我们是否能够发现自己之前从未接触过的某些东西，能否找到作为今后生活的中心的某种“典型”。

野家启一：

“了不起的人不是‘存在’的，而是‘成为’的。”

我的回答是“YES”（有），确实存在了不起的人和平凡的人；如果回答“NO”（没有），不过是一种欺瞒。据说现在小学注重平等，所以运动会的跑步比赛也不排名次，但是这种平等应该说是一种恶性平等。在同学中，既有跑得快的，也有跑得慢的，既有唱歌好的，也有唱得不好的。这是每个人天生的能力和才能，虽然有高低和多少的差别，但是其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要的是要提高这种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

我们走向社会之后，根据地位的高低、业绩的好坏，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不起的人”和“平凡的人”。但是，没有人生来就是“了不起的人”。和世袭制的封建时代不同，至少在现代的日本社会（除了天皇家），不可能根据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姓氏来决定他是否是了不起的人。理所当然地，既没有“了不起的婴儿”，也没有“平凡的婴儿”。

那么了不起的人和平凡的人究竟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是个子高矮、长得帅气不帅气的区别，我们只要看一看就能很简单地明白。但是了不起的人与平凡的人的不同，不能靠身高、体重、容貌、服装等外在进行判断，因为“了不起”原本就不是能够看得到的属性。

因此，判别了不起的人和平凡的人的标准，会根据对“了不起”的定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常识中认为的“社会地位高的人”了不起是一种普遍标准吧。在公司中，一般都认为部长比课长了不起，社长比部长了不起，在大学中则认为教授比副教授了不起，校长比教授了不起。但

是这种职务地位不过是暂时性的、相对的。俗话说：“猴子从树上掉下来了也还是猴子，但是国会议员落选的话就只是普通人了。”社长也好，校长也好，从职务上退下来之后就变成了普通人。所以他们的“了不起”是暂时性的，不是永恒的。

“了不起”的另一个含义可以与“值得尊敬”互换。这一含义不是就人的地位、职务来说的，而是针对该人所完成的工作、充满勇气的决断和行为来说的。例如因为有了重大发现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在世界杯中带领球队获得胜利的足球运动员等就属于这种。他（她）们并不是生来就是“了不起的人”，而是通过克服困难，将自己的志向贯彻到底，最后成了“了不起的人”。

因此，了不起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某个地方的，而是这个人在人生道路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为了实现自己的最高目标，不断努力，最后“成为”了不起的人。希望大家在今后漫长的人生中也把“成为”了不起的人，也就是值得尊敬的人作为自己的一个大目标吧。

Q20：神存在吗？



即使是不相信神存在的人，也不可能用一句“神是不存在的”就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了。事物中存在着超出我们的理解，我们力不能及的部分吧？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这个人就能感受到特定宗教出现之前的、后来被称为神的原型，也就是超越了世界的某种事物在世界之内产生的回响。为什么我们会寻求那些不在世界之内的东西呢？在“神”的名义下，我们正在对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存在发问。

田岛正树：

“神像‘信任’一样是逐渐产生的。”

现如今大概没有人会真的相信有圣诞老人存在，但是小时候大人们都说袜子中的礼物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其实那是父母偷偷放在里面的。

但是，父母什么要撒这样麻烦的谎呢？要让孩子以为自己送的礼物是别人送的呢？那是因为即使父母也不认为自己送给孩子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吧。父母送给孩子的最大的礼物，就是把他们带到了这个世界。但是，站在父母的角度来看，说自己把生命送给了孩子会让人觉得太过傲慢，且没有真实感，感觉更像是别人送来的珍贵礼物。因为父母也是从自己的父母那里获赠了生命，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把从自己父母那里得到的生命再接力传承给自己的孩子罢了。

小时候，我们总觉得父母是无所不知的，但是很快我们知道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所说的话绝大多数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语言本身就是从遥远的祖先那里传下来的。人所说的话，简而言之就是对别人说话的模仿。正如生命是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一样，精神也应该是通过语言被传承下来的吧，因为即使是思考，其实也不过是用语言在大脑中组织句子罢了。就像乌鸦收集小树枝筑巢一样，我们也借助各种语言来建构我们的思想。

但是，如果只是模仿别人的声音，那就像是鹦鹉一样，不能形成思考，思考需要没有前后矛盾的一致性。行为也一样，为了做到前后一致，必须要在语言表达中加以定位。正在追逐斑马群的狮子中途即使变换猎物目标，也不会被说是缺乏一致性，但是发誓不抽烟了的人又开始

抽烟的话，就会被人说前后不一吧。就这样，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放到了语言当中。是谁在要求这样的前后一致呢？可能最开始是父母，后来是学校的老师。因为如果我们撒谎或是不遵守约定的话就会挨骂。但是，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他们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事实上他们是没有资格那样要求我们的。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幻想——一个能够明察我们的全部言行，并要求前后一致的存在，这就是神。当我们想要使用语言进行思考，并保持前后一致性时，不可避免地产生的错觉，就是神。

我们不能由此就草率地下结论说神果然是不存在的。因为正如父母给孩子送礼物时，父母的形象会与圣诞老人重合在一起，当我们认真思考某些事情的时候，神的身影会和众多将语言传承给我们的人的声音重合在一起显现出来。所谓的前后一致性，可以说存在，也可以说不存在，但是如果不以此为目标的话，语言和意义都将失去。这和“信任”有点类似。一开始就认为把信任给了“不存在”，信任就会逐渐消失，但是如果一开始就认为能够信任的话，那么信任就会产生。与此相同，神不是存在的，而是逐渐产生的。

永井均：

“神存在或不存在的意义。”

假设宇宙物理学家推断出有神的存在，说要合理地解释宇宙现状就只能认为传统上被称为“神”的宇宙创造者是存在的，那么由此就能证明神是存在的吗？虽然可能有点意外，但答案是并不能。

“神”之外世间森罗万象存在的理由可以用“神”的存在来解释，但是“神”本身的存在理由依旧未知。为什么会有神的存在呢？如果这个“神”是传统的人格神的话，他肯定会这样嘟囔：“我知道世间森罗万象存在的理由，但是我究竟是什么呢？我自身是为什么而存在的呢？”他不得不向更高的“神”去询问自身存在的意义，所以他其实不是神。

包括“神”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存在变成了一个谜团，所以如果神存在的话，那么必然存在一个知晓包括宇宙的创造者“神”在内的一切存在意义的更高的“神”。但是这样的“神”究竟存不存在，我们无从知道。如果可以知道的话，那么他又将落入和宇宙物理学上的“神”一样的身份。

所以，如果认为这个更高的“神”是不存在的，那么包括存在的“神”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存在意义就无从知晓，包括“神”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存在就成了无法进行解释的全然的神秘。所谓全然的神秘，其本身就如同“神”。此时，我们可以理解的“神”只不过包含在其中。也就是说，根本不是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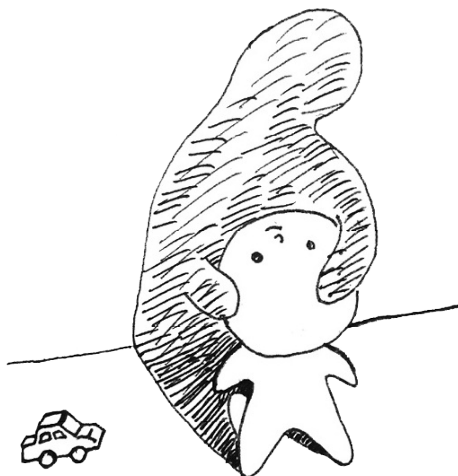
上述关于宇宙的这种对比，在关于语言的作用上，也同样适用，也

就是存在于我们语言内部的神与存在于语言外部的神。正因为认为神存在于语言内部，所以人才可以用语言来跟神诉说，但是神能够看透一切，不是应该不用借助语言吗？

对于需要以语言作为媒介的对象肯定可以撒谎，我们对于他人总是（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在撒谎。但是，对于神，我们不能撒谎，“充斥谎言的祈祷”是不能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人在祈祷的时候需要用语言呢？那是因为我们自身需要有这样一种说出不能撒谎的语言的机会。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会对自己有认识上的偏差。

那时，我们就会用语言向超越了语言的神诉说，不是向那个我们认为相信就存在的“神”，而是向那个我们不知道是否存在的“神”。

Q21：哲学家是做什么的？



当问到将来的理想职业时，几乎没有孩子会回答“哲学家”。比起怎样才能成为哲学家，怎样才能算是哲学家这个问题才让人更难回答。或者说，比起解释，看真人让人明白得更快一些。如果在之前哲学家的回答中已经对哲学家的思考方法有所了解的话，那就最好了。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要开门见山地问问哲学家们哲学家是做什么的，因为问“哲学家是什么”也是哲学的一部分。

户田山和久：

“分辨你周围的哲学家的窍门。”

哲学家在哪里？对此，很多人会回答：“在哪里？不就在大学的哲学系里吗？”但是，事实不一定如此。就算是学习哲学的人，就算是教哲学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哲学家。

哲学家到处都有，你自己身上可能就藏着一个哲学家。下面我就来传授一下怎样才能分辨出你周围的哲学家。

如果你想知道你眼前的这个人是不是哲学家，你可以问他下面这个问题。“嗯，你觉得甜甜圈转动的时候，它中间那个洞是在转动的吗？”对此，如果回答“你怎么会问这么无聊的问题”“还有时间问这个，你作业都做完了吗”“这个问题会出现在考试中吗”之类的人，就不是哲学家。如果有人眼里闪着光，回答“这个啊，还真是没想过呢，到底有没有在转呢”，并开始进行思考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哲学家。如果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再见到他时，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啊，甜甜圈中间那个洞，应该是不转的”，那么这个人就是真正的哲学家。他竟然思考了一整年呢！

洞是有形状、有大小的，也是可以数清楚的（甜甜圈中间是一个洞），所以跟“物”很相似。甜甜圈中间的洞是不能被吃到的，所以它像“物”，又不是“物”。洞虽然看起来似乎是在转的，但是其实是没有可以转的东西的。所以，这个问题思考起来是很有趣的。我的一个哲学家朋友最终就这个洞写了一本书。

哲学家是怎样的人呢？首先可以断言的是，他们在面对任何问题时，不是先想问这个问题有什么用，到底有没有答案，而是会觉得“有趣，得好好想想”，并开始思考。而且他们一旦开始思考的话，就会一直思考下去。旁人看着可能会觉得思考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吧，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知道适可而止的人。所以我心中的哲学家的形象就是容易抢跑的思考长跑运动员。

哲学家们都是比较心急鲁莽的，所以他们进入思考都是很快的，但是一旦开始思考，他们就会很慢地进行。就像长跑运动员，他们跑步的时候看着像是在走路，因为他们在意的不是能跑多快，而是能跑多远。

有人问这些人都有什么作用呢？他们能够让大家的思考速度慢下来。现代社会一味要求人们进行快速思考，比如快点得出结论，快点做出决定、改革之类的。但是，哲学家会说“不需要这样急着思考”“我们慢点来吧”，而这对于保护社会健康发展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点。

入不二基义：

“挖洞，填洞，又把洞忘记了，或者……”

我们在挖“洞”，而且还是特意在那些不挖也没关系的地方挖洞，常常会令路变得难走，或是使人掉落洞中，有时还会因为挖得太深自己也爬不出来了。然后我们会为了从洞中出来而挣扎，会为了不掉落洞中而把洞填上，使其恢复成平坦的大地。有时候会想着出不去也好，就一直留在洞中，或者把洞挖得更深。

例如，关于“语言的意义”，问“声音和墨汁的印记可以代表（表达）与此完全不同的某种东西，这种荒诞的事情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特意挖“洞”。这是因为这与一般的“问题”是非常不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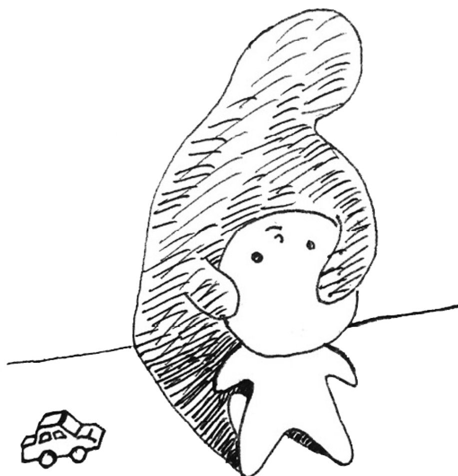
一般我们会想到“语言的意义”这个问题，都是在碰到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语言，问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这时，语言当然是拥有意义的（如果没有意义的话，一开始就不会进入语言）。想要知道的是关于这个意义的具体内容（也就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去查字典，或者向别人请教。

但是，像刚才说的那种挖“洞”式的问题则与此不同。因为它故意将有意义的“语言”后拉至没有意义、与意义无关的阶段，所以语言才是“声音和墨汁的印记”，是“某种东西”。故意后退至语言还不具有意义的纯粹的“物”的阶段，来重新恢复其“表达意义”的功能，然后再将两个纯粹的物用“含义”（表达）进行连接，这就是“如何成为可能”这个问题。也就是将拥有意义的语言中不可分割的“表与里”（声音文字与某种

东西）故意割裂开，再将表里恢复成一张纸这样的“危险”的问题。因为我们以为是纯粹的“物”，但其实它已经作为“声音”，作为“文字”，作为“某种东西”，被赋予了意义。表与里永远都是一体的，是无法割裂的。

这就相当于是在原本没有“洞”的地方故意挖“洞”，又把这个“洞”填上。“洞”真的都填好了吗？或者说只要挖了洞，不管怎么填也填不好了？又或者可以改变一下认识，认为“洞”原本就是不可挖的？又或者悟到不管是挖“洞”还是填“洞”都是虚无的，于是不再挖“洞”，而是回到在普通的大地上行走奔跑的状态？不管选择哪个方向，（只是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哲学”。我认为哲学家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与“洞”产生关联的人。

Q22：幸福是什么？



有的人会说，哪个时候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那你就是幸福的。但是正如吸毒者这样的极端例子所示，幸福不是一瞬间的感觉。再考虑到我们是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的，幸福就不是“自己觉得幸福”就可以的。原本这个问题问的就是“幸福”的含义，“觉得幸福”并不能成为答案。我们确实在追寻什么，但是却不能清晰地看到追寻的东西。

土屋贤二：

“要定义它，要实现它，都不是简单的事。”

关于幸福，有一句格言为人所熟知：“当你去追求幸福的时候，幸福就会逃走；当你不再追着它的时候，它就会在不知不觉间降临。”为什么呢？因为要获得幸福，就必须要实现无数只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实现的事情。不管是拥有多少财富、健康和爱的人，如果知道很快将会有陨石或者核弹从天而降，也不会感到幸福吧。如果所处的环境不能保证像陨石、核弹、地震、战争、疫病这些情况不会发生，那么就无法感到幸福。仅仅是眼睛里进了沙子或者被蜜蜂蜇了一下这样的事情，也能让幸福远离。那些一定会到来的衰老、死亡，对于很多人来说，更是会夺走他们的幸福。这些都是靠自己的力量无法避免的事情，所以幸福不是光靠自己努力就能得到的东西。

而且，我们也无法回答出幸福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无法将陨石、核弹这些无数导致不幸福的情况全部列举出来。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话，也只能说“一般人大都将处于顺境称为幸福”，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答案。因为“一般”是指什么，“顺境”又是指什么，这些关键的问题都没有说清楚。

因此，关于“幸福是……”的答案都是不充分的。比如，认为“幸福就是可以一对一直接与神见面”，“幸福就是拥有无论发生什么都稳如泰山的强大内心”，“舍弃欲望就能获得幸福”，“幸福不幸福主要看人内心的感受”的人，认为“自己觉得自己是幸福的，那就是幸福的”的人，如果陨石、核弹的危险迫在眉睫，即使能与神见面，即使拥有稳如泰山的

强大内心，还能感到幸福吗？当知道家人（或者是重要的朋友）身患重病，还能够感到幸福吗？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听说了非洲的孩子仍有饿死的情况，还能够感到幸福吗？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说“我感到很幸福”，那么我们认为这个人不是不正常，就是没有正确使用“幸福”这个词。自己一个人就算再受上天眷顾，也是不会感到幸福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内心的想法”纵然不是幸福的关键，也是要素之一。很多妻子原先将胡子拉碴又肥胖的丈夫视为自己获得幸福的阻碍，但是在大地震的时候却会想不管他有多丑，只要能活着就是幸福，内心的想法由此发生了改变。人们有可能怀着“不能活到500岁真是遗憾”“不能成为资产亿万的大富豪就是不幸的”之类的想法一生都沉浸在自己的不幸当中，也可能会想虽然这世上有很多导致不幸的原因，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平安无事地度过的每一天就是无上的幸福。拥有众多的可能性就是“幸福”的特点，而能够选择这种可能性是人的特权。

雨宫民雄：

“幸福，正在逐渐失去的场景。”

幸福是个让人一听到就会胸口发热的词。意志消沉的时候，如果有人把手放到你肩上，对你说“一定会幸福的”，心中就会产生新的勇气；开心的时候，跟对方说“我们真是幸福”，喜悦就会成倍增加。幸福这个词是能够让我们充满活力的咒语一般的词语。

因为是咒语一般的词，所以没有人会去认真思考其中的含义。如果有人直接提出“幸福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大家都会感到难以回答。所以我们就先把幸福的含义这个问题放一边，先来思考一下幸福这个词都是在怎样的场合下使用的。

一家团圆围着餐桌吃饭，是幸福；和朋友一起玩儿，吵架，又和好，这也是幸福；和邻居叔叔阿姨一起互开玩笑，一起合力做节日活动的准备工作，这也一样是幸福。

家人、朋友、社区，这些人与人直接接触的空间是幸福这个词语的故乡。事实上，在不是人与人接触的空间使用幸福这个词，听起来会有点不太合适。例如，每当听到那些以创造并维护社会秩序为己任的政治家和法学家随口说出“国民幸福”这样的话，总是会让人觉得有点不对劲。

在和社会相反的方向上，也有着不属于人与人之间接触的维度，那就是独立于社会的个人。在个人的生活方式上，用幸福这个词也是不合适的。当我们自问“我应该怎样生活”时，能不能幸福不是关键的问题。

总之，我们可以认为社会和个人的中间地带是幸福存在的空间。在社会和个人这样的人为因素之间，存在着家人、朋友、社区这样自然的接触空间。因此，幸福的内涵，可以认为是远离人为因素的、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接触带来的喜悦。幸福这个词能够给我们带来活力，也是因为它唤醒了我们向往自然的本能吧。

但是，在日渐国际化的今天，人、物、价值观、信息在整个世界流动，要维持这样一种自然的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家人、朋友、社区已经不再是充满温情的接触空间，而变得只不过是政治经济的一个单位。近来，随着手机的普及，无言的信息交换已经渗入了人与人之间。

我觉得这种趋势已经无法阻止了。幸福这个词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缺乏实质的咒语，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将附属于社会活力和经济效果。

虽然如此，对此无法忍受的人尚有一条道路可走，那就是作为社会对立面的个人生活下去。此时，就必须要做好在生活中不依靠朋友的准备，所以是一种很艰难的生活方式。但是比起既无法放弃对幸福的追求，又不得不被社会趋势裹挟着往前走，或许要好一些吧。

后记

中考补习学校四谷大塚出版了一本面向小学生及其监护人的月刊杂志*Dream Navi*，向我约连载稿件，于是我就做了《哲学家，请回答！》这一采用哲学家答小孩子问形式的策划，并于2011年7月开始连载。我负责思考每次的问题，并决定回答这个问题的哲学家。首先，这是很让人开心的事情。比如就“人有了不起和平凡之分吗”这个问题拜托鹫田清一先生和野家启一先生时，我就一个人偷偷地笑了。而当精彩的稿件返回时，则更令人喜不自胜。偷偷说一句啊，我还读了两位执笔者的稿件，私下里给二者定了个胜负：“还是这个更有道理。”执笔者们的反应各有不同，有的人的稿件会令人感到吃惊，原来文章还可以这样灵活地写啊，有的人则苦笑着说很难写，有的人则在写的时候不想在意目标读者群的问题，但是也都是令人愉快的。说起来，在向伊势田哲治先生约稿的时候，还发生了让我佩服不已，或者说让我吃惊不已的小插曲。当拜托他写稿时，得到他的回答“既然这样，如果可以，我就接受这个任务了”，并附上了稿件。当负责联系的人回信说“那就拜托了”，他直接回了“那就请用那篇稿子吧”，真让人哑口无言。相反，也有人迟迟不给稿件，并因此与负责的人之间产生了些许不愉快。就这样，这个栏目一直连载到2013年4月。在此，我想特别向跟我一起想这个策划，并负责杂志连载工作的神成明音编辑表示感谢，并希望能与他一起分享此次成书的喜悦。连载过程中相关负责人变成了关口刚先生，他也在很多地方给予了我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本书的内容与杂志上刊登的内容基本相同，但是也有若干稍做变更之处。此外，对于各个提问，此次我新加上简短的意见。本书由松本佳代子小姐负责编辑，细野绫子小姐负责装帧，本田亮先生负责封面设计。在以上诸位的努力下，如您所见，才有了该书精心完美的呈现。以

上诸位都是与我一起完成该项工作的团队成员，不准备再多说感谢的话，我谨代表所有参与本书制作的人，厚着脸皮说一句：真是做了一本好书，很高兴。

2013年夏 野矢茂树